



# 自序

世道凌夷。人心不古。社會事業日新。平民教育不振。馴至殺人贖貨。視爲固常。濶上桑間。胥稱豔跡。於戲。苟任其長此以往。則人類亦動物耳。尙何人禽之別。賢不肖之分耶。以是憂時俊傑。競爲稗官家言。寓貶於褒。鐵硬未俗。藉流風餘韻之往事。爲冷嘲熱諷之箴規。山人不敏。忝列儒林。爰步後塵。寫此武俠說部。鴛鴦奇俠傳。都八十回。明知婢學夫人。不免災梨禍棗之譏。然撫躬自問。實具救世婆心。無慚衮影。至廖玉蓮周敏凡者。固不必有其人。亦不必有其事。行仁好義濟困扶危之謂俠。故於俠之真諦。尤三致意焉。茲以限於篇幅。敘至四十回。戛然而止。擬將續編之四。凡易名曰荒谷怪聲。又名雙鴛記。徇出版者之請也。其中事實人物。仍與本篇銜接。貫串一氣。直敘至結束。廖周二人之歸宿。及林華甫之圓滿結果爲止。特述崖略如此。尙冀同文先進正疵指謬。期以毋負初衷。則幸甚矣。

鴛鴦奇俠傳 自序

二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十日國慶紀念節拙筆山人序於春申江畔

武俠小說  
鴛鴦奇俠傳目錄

卷上

- |     |                            |                            |
|-----|----------------------------|----------------------------|
| 第一回 | 老學究設館受生徒                   | 四六兒拾草得珠袋                   |
| 第二回 | 訛珠袋徐麟仗嚴威                   | 助暴虐羣兒打出手                   |
| 第三回 | 背離父母六兒投佛寺                  | 關懷民瘼程老作縣官                  |
| 第四回 | 狗眼差棍打程知縣                   | 賣解婦陳訴委曲情                   |
| 第五回 | 程星璧接篆佈新獻                   | 老蒼頭書房獻妙策                   |
| 第六回 | <small>目無王法朱幼華大鬧公堂</small> | <small>胆大敢爲程鐵面政聲顯著</small> |
| 第七回 | 驚哭聲四鄰齊蟻集                   | 受子累老儒苦奔波                   |
| 第八回 | 會法緣六兒拜長老                   | 題名號別古兆兇讖                   |
| 第九回 | 萬里從師長途跋涉                   | 一袋隨身古鏡重波                   |
| 第十回 | 山神廟暴客劫明珠                   | 紫霞洞華兒誨師弟                   |

第十一回 閻閻被禍邪魅頻侵 慈悲憫世長老滅怪

第十二回 六載藝成別師歸去 一生慳吝責兒無知

第十三回 捐巨款熱心襄善舉 當寶珠突兀化千金

第十四回 誘婢女店伙試偷香 當破席英雄識佳士

第十五回 江湖漢尸位圖口腹 張癡頭揮帶策羣牛

第十六回 露奸謀儉奴遭驅逐 弄唇舌小子喪天良

第十七回 惟口興戎弄假成真 青天霹靂禍生肘腋

第十八回 托掌珠老僕受主命 報消息廣泰訴曲衷

第十九回 離鄉遠遁義僕投故舊 噩耗飛來鄉老傳悲音

第二十回 池魚殃居民遭橫變 風水地老僕覓佳窩

卷下

第二十一回 潛身形主僕隱荒村 探消息管家歸故土

第二十二回 儒將有緣得逢仙長 住持慧眼祇識叫化

第二十三回 識廬山暴客驚走

炫邪術妖道掀波

第二十四回 施甘霖僧道賭法力

挾舊忿小洪占禪林

第二十五回 拐漢有心佳兒無辜

甘言誘服巧計成虛

第二十六回 避兇漢僻道遇明師

展長技荒山驚衆寇

第二十七回 憶桃花玉兒悲身世

驚險事道婆臥絕崖

第二十八回 抑揚頓挫磋商有道

見異驚奇愚蠢無知

第二十九回 失小主老僕跳深潭

驚奇情俠女初仗義

第三十回 一知半解誇口遭諷刺

改頭換面捐監顯聲威

第三十一回 慾念如焚節婦宵遁

詭計多端二豎獻謀

第三十二回 責篋片老婦揚威

警兇頑女俠割耳

第三十三回 回故土跌翻老朝奉

訴前事吃驚小姑娘

第三十四回 張癘頭任俠救義友

廖玉蓮闖跡訪雙親

第三十五回 驚噩耗雙親遭毒手

報私仇趙二弄風波

第三十六回 黃土一坏孤兒飲痛

首級兩顆俠士同悲

第三十七回 萬花樓喜逢雙俠義

黃怕軒吊殮起色心

第三十八回 包藏禍心故示親睦

寡廉鮮恥覩顏稱男

第三十九回 衛均臣慘遭冤裏冤

林華甫事逢奇中奇

第四十回 誇法力喇嘛輕首座

訴曲情全書暫收篇

武俠  
小說

# 鴛鴦奇俠傳

宋爾增藏書

拙筆山人

## 第一回

老學究設館授生徒

四六兒拾草得珠袋

陽春先覺大塊文章。在這冰天雪地的新年中。感着這兩句古詩的意味。竟使潦倒一身的我。發生了無窮悵望。有人說。中華民國醞釀了十八個年頭。鬧得荆棘遍地。瘡痍滿目。但愿在這十九年開始祛穢除污。另闢一條光明途徑來罷。在下搖頭說道。未必未必。你瞧。新年還未過五七日。四鄉的匪患。已鬧的不得。并傳官匪在大年初三。便在那裏激戰了。甚至還把盜匪血淋淋的首級。高懸在城垣示衆。（敝鄉紫琅實事）這樣可驚可怖的新紀錄。未免使人對於十九年的前途。格外失望啦。咳。陽春先覺。召我如此的慘黯。大塊文章。自然也是滿紙的血淚了。正是。

陽春先覺荆棘遍。大塊文章血淚饒。  
未借杯酒澆壘塊。先揮秃筆等牢騷。



話說江南金陵府是我國東南首屈一指的名都。六朝金粉。王氣所宗。可惜在咸豐末年。經過了一番洪楊之變。弄得河山失色。驟改舊觀。當時人民離亂。百姓倉皇。在在都顯着頹唐氣像。殘破山河。其時大覺寺旁。有一位課讀蒙師。其人喚做周別古。生得寒酸逼露。老態龍鍾。他也不管滿城風雨。祇一味詩云。子曰。課他的蒙館。但是周別古。雖然好整以暇。無如一干子弟家屬。當此鼎沸之秋。誰也沒有料理到弟子讀書的心緒。所以他空着茅舍三椽。祇不過五七個小猴腮子。在他門下廝混。前清時代的塾師教館。真可算文人末路。百無聊賴的生涯。每個學生的束修。一年上多則五串。少則三串。還要握着四節上纔得到手。周別古在這兵荒潦亂的當兒。做這無聊生涯。束修一層。更要明打一個八折。甚至還有一兩家家屬藉口時局糾紛。分文無着的。也有。周別古難上加難。苦中又苦。真是拮据到一十二分。有人問他道。與其做這無聊蒙師。衣食維艱。何不另覓途徑。藉圖溫飽呢。周別古搖頭晃腦的答道。老夫髦矣。行將就木。除掉這書本兒生涯。還有什麼途徑可覓呢。俗語說。荒年過去熟年來。目下不

過因爲時局不靖。館事纔如此清淡。祇要國泰民安。教館的生涯本來算不得一定苦事。那人見他這般說法。不由不佩服他堅志耐苦。君子安貧。果然不上兩年。洪楊的亂事已成過去。太平天國的從黨。雖然還有些蠢然思動。但是也不過強弩之末。餘音嫋嫋罷了。亂事既平。地方上自然也漸漸恢復舊觀。周別古苦盡甘來。真個應了他的說話。塾中由五七個猴腮子。竟加到三四十名蒙童。學生既多。收入便廣。本來周別古的家庭除他本人而外。還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兒子。妻子王氏。當老夫婦牛衣對泣的當兒。王氏却也相夫有道。憑着十個指頭。替人家縫縫補補。博些收入。至於他那兒子呢。說來却也可憐。今年纔交十歲。叫做四六兒。這四六兒的名字。本來毫無意義的。不過周別古在四十六歲生伊的罷了。四六兒一出世。便是個苦命。除却哺乳時代。還能博個溫飽。打從四歲到十歲上。便無日不是度着悽風苦雨的日子。周別古雖然是個教誨童蒙的塾師。可是對於自己兒子。倒反無力教誨起來。四六兒從七歲而後。每日便是做的打柴拾草生涯好了。周別古的館事忙了。收入漸豐了。照理四

六兒也要脫離苦海。臻入佳境。無如周別古是個拘謹腐儒。除却課餘燈下。教誨四六兒詩書之外。却不時用勤儉二字來勉勵伊。常說爲父得有今日。全是由於堅忍勤儉。奮鬥而來。如今雖能免於饑饉。却不可驟改常度。忘了本來面目。四六兒雖祇十歲。畢竟是寒家子弟。受過磋砑。很懂得物力維艱。來處不易。深體他老父意旨。自己依然去打柴拾草。做他逐日的功課。這一天四六兒負着柴爬。挾着鐮刀。正向大覺寺後荒場上走去。猛見空地上累墜遺着一個錢袋。小孩子好奇心重。由不得呵腰拾起。向那袋口裏瞧時。咦。那袋裏却是盛着許多精光滴溜的明珠。可憐四六兒自出娘胎。罰誓也不會見過珍珠的影子。自己雖不一定識他是寶物。可是見了一顆顆精圓至潤的小珠兒。也不禁心花怒放。一張小嘴。直笑得合不攏來。大叫造化造化。這一袋珠兒。倒好要子哩。一霎時無心拾草。倒拖着柴爬。逕回家來。瞧一瞧父親。正在那裏教讀。自己放了刀鋸。一溜烟便趕到母親房裏。王氏見伊泯着小嘴。歡天喜地的跑來。忙問六兒怎麼着。可是你父親給了你好東西吃。伊搖頭笑道。不媽媽。你瞧這個

口袋裏藏着不少的玩兒呢。一壁說。便將那口袋。送到王氏面前。王氏接過來。瞧時。由不得唬了一跳。拖了拖舌頭。忙問六兒。這口袋是誰給你的哩。伊搖頭。答道。不是人給的。是我在草地上拾着的。媽媽。你瞧這圓珠兒。可好頑。不好頑呢。王氏笑道。癡孩兒。你別聲張。趕快去請你爸爸進來。這圓珠兒。可了不得呢。伊聽說了。不得三個字。反唬得慌了。忙問媽媽。怎麼着。怎樣的了不得。王氏那有心和他歪纏。便說你且去喚你爸爸來。再告訴你。伊雖然聽得了不得三字。可怕。但是見母親笑逐顏開。料想決不是禍事。正待出去。可巧周別古已踱將進來。王氏一見。早已立起身來。笑道。恭喜恭喜。你老人家苦出日子來了。你瞧這裏面是什麼東西。一壁說。便將口袋遞在周別古手裏。一壁又把方才四六兒拾着的話。學說一遍。滿擬周別古見了這一筆意外飛財。定然要快活得打跌。誰知那周別古。不但不露着絲毫笑容。半晌反沉下臉來。氣哺哺。向四六兒。喝道。誰叫你拾路遺的物件哩。哼。哼。爲父拘謹一生。默守聖賢遺訓。須知妄取來歷不明之物。便是宵小行爲。那還了得。說時。那頰下幾根髭鬚。一根根都掀

動起來。王氏見丈夫說出這幾句話來。不禁十分奇異。隨說你老人家別生氣。這一袋寶珠是六兒在路上拾着。又不是偷劫而來。雖是來歷不明。却也無喪於廉。俗語說人無橫財不發。馬無野草不肥。或者老天念着俺倆口子窮得可憐。天賜這一袋意外橫財。給俺們起家。也說不定咧。周別古聽得婆子說出這一番話來。更氣得怒不可遏。啐了王氏一口道。強妻逆子。無法可治。拾取來歷不明之物。還說無喪於廉。難道一定要明火執杖纔算是盜賊麼。悄悄。老夫一生祇知道堅苦勤儉。是人分所當爲。橫財野草的話。什麼書上都不曾見過。你倒偏曉得。一面說。早已擁倒在一張破榻上。大叫氣死老夫。氣死老夫。王氏見丈夫氣得兩眼發白。那裏還敢開口。四六兒更唬得嗚嗚咽咽地痛哭。半晌還是王氏勸着周別古說道。你老人家何苦如此。既然不願意得這算意外之財。那也沒有什麼。六兒在那裏拾了來。如今便叫他還了那裏去。犯不着自己氣壞了身子。那倒不是橫財。反是飛災了。周別古跳起來說道。不去送還那裏。難道放在家裏要老夫的命麼。王氏聽說。便拿着口袋向四六兒說道。六兒。既

然你爸爸不喜歡這個。你便仍送回原處去罷。免得你爸爸生氣。六兒答應一聲。正待拿了口袋要走。周別古喝道。住着。俺還有話和你說。六兒回轉身。忙問爸爸還有什麼吩咐。周別古道。古人拾金不昧。坐待失者。千古傳爲美談。你如今將着袋兒去。最好也在那裏等着。看有什麼形色。倉皇的人來尋覓。便還給他。他雖不能說是媲美古人。也總算無愧自己的人格。你可知道這個麼。四六兒答應了一個是。周別古又躊躇着說道。如今世上人心不古。欺詐百出。你是個小孩子。易於受人家哄騙。或者真失主還沒有尋着來。倒反先吃假失生騙了去。那可就糟了。四六兒笑道。爸爸放心。這個孩兒理會得。等着有什麼人來。第一先要看他形色。還要問他失着什麼。祇看他說得合符不合符。自然真假立辨了。周別古聽說不禁大喜道。好乖乖。我知道你生得玲瓏呢。去罷。免得失主尋着焦急。四六兒答應一聲。提着口袋。如飛的逕投大覺寺後荒場而來。後來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訛珠袋徐麟仗嚴威

助暴虐羣兒打出手

話說四六兒奉了父命。提着那一袋寶珠。逕到大覺寺後的荒場而來。本來這荒場地點十分靜僻。平日間除却一千頑童在那裏疊羅漢摸蝻蝻。却少閑人走動。當下四六兒走進荒場。早見許多頑童。在場裏正鬧着捉迷藏兒耍子。一見四六兒來了。大家都向他招手。說六兒快來快來。我們正嫌人少呢。四六兒搖手道。不。我今天有事呢。不能和你們頑。衆頑童見他沒帶着鐮刀竹爬。一齊說道。別見鬼罷。你又不爬柴。還忙什麼事呢。你爸爸是個老道學。你又要裝什麼小道學了。說話時大家都一窩蜂似的前來拉扯。四六兒那裏肯去。說你們有這許多人。什麼頑藝兒不好頑。却多掙我一個怎的。衆頑童那肯答應。一齊鼓噪道。你既不來頑。却到這裏來則甚。你除掉爬柴。我們不相信你還有別項事。你且說說看。真要是正經事。我們便不來強制你。否則却放你不過。四六兒見他們七張八嘴。聲勢洶湧。沒奈何指着口袋說道。你們別胡鬧。我告訴你罷。方才我到這兒來爬柴。在地上拾着這個。我爸爸大怒。說我不學正。叫我將袋兒仍送到這裏來。並且還叫我坐着等失主呢。四六兒一言未了。便見頑童叢

裏跳出一個黑胖小子來。大叫哇哇。怪不得俺少了一個袋兒。尋不着。原來却是你拾着。倒難爲你拿來還我罷。四六兒吃了一驚。急舉目瞧時。認得那小子是本地著名刀筆徐天岩的兒子。叫做徐麟的。原來徐天岩在金陵地方。很有聲勢。仗着滿腹歪才。專門唆攬詞訟。結納官府。前清的吏治。本來神祕到一十二分。不堪聞問。又兼徐天岩善於鑽營。一手遮天。因此伊的手段。大有顛倒黑白。旋轉乾坤的把握。當地人誰不知道他利害。端的是見而生畏。望而却步。至於伊這位令郎徐麟呢。更當得克紹箕裘四字。雖然年方一十四歲。却是機伶出衆。險毒過人。在當時一千頑童隊裏。數着他最是出色人才。那千頑童也。因他家有錢有勢。大家都不敢開罪他。還一齊恭維他。當下四六兒聽徐麟說。那口袋是伊遺的。不免又驚又疑。忙說麟哥且慢。你道這袋兒是你的麼。我却不信。你且說說看。這袋裏盛的是什麼。說得對。我便還你。說得不對。你可別要騙我。徐麟聽說。怔了一怔。說這個麼。大概是銀鏤兒罷。我也忘記了。四六兒搖頭說道。不是。不是你別騙我。這袋兒也一定不是你的。徐麟見他不肯。



大聲喊道。六兒不是我的。我便要不得麼。乾淨你還是給我算你造化。不可要對不住你。四六兒聽了這話。平常本來氣伊不過。便冷笑一聲道。麟哥。我看你安分些罷。你可別欺到我頭上來。別人怕你。我却不怕你哩。這幾句話。把個高視闊步。趾氣飛揚的徐麟兒。直氣得怒髮沖冠。眼中冒火。大喊小王小。你有天大的胆。敢來得罪你的爺。今天便先給你一頓苦吃。說着。便指揮許多頑童。說替我打這王八小子。衆頑童誰不知道徐麟的利害。往常都將他奉做首領。唯他的號令是聽。一聲喝打。早已一窩蜂。便有五六個小子。擁將過來。誰知那四六兒。却是不慌不忙。一面將珠袋揣在懷裏。一面說道。你們真個都來欺負我麼。衆頑童一齊喝道。怕你呢。顛倒你爸爸。不過是個教館的。我們又不上學。管我們不着。徐麟在一旁催喝道。和他多講什麼。先叫他吃一頓皮拳。再罰他做一陣狗叫。把袋兒拿出來算數。不然便打死這小王八。天大的事。有我爸爸作主。衆頑童發一聲喝。正待搶進來。扯頭扯腳。誰知却吃四六兒擺開一對小拳。伸出兩條嫩臂。這一揮。那一干頑童。竟如燈草一般。跌跌撞撞。直攢出一

丈多遠。跌得輕的早已爬起來。遠遠立着不敢再來動手。那年齡小的吃了跌却都放聲大哭起來。四六兒哈哈笑道。怎麼着。誰叫你們助紂爲虐呢。如今可知道我的利害了。徐麟在一旁見了。又羞又怒。暗想伊不過也是一個小童。却如何有這般氣力。又聽說是助紂爲虐。忍不住動火。揎一揎袖管大吼一聲。搶上來親自動手。那一干吃跌的頑童。一來仗了徐麟之威。二來想報方才一跌之恨。大家早又聲勢汹涌。蠶擁上前。四六兒見他們來得勢猛。也不禁十分動怒。圈瞪着一雙小眼。骨碌碌翻轉。大叫你們都來。我要怕了你們。也不是人說時遲。那時快。徐麟的拳頭早到。四六兒略閃了一閃。一面飛起右腿。一脚踢去。便聽得徐麟哎喏一聲。仰面栽倒。就地滾了幾滾。竟自不聲不動了。原來四六兒這一腳。正踢中徐麟小腹。雖然不致傷命。可是徐麟平日間姣生慣養。怎經得這一下重創。一霎時便痛暈過去。當下衆頑童一見鬧出天大亂子。唬得魂飛魄散。一個個面如土色。有幾個年紀略大的。如飛逕到徐家去報信。四六兒此時也唬得渾身抖戰。那裏還敢停留。一口氣便趕到家中。可巧那時正當

晌午。周別古已放了午學。老夫婦兩個兀的坐在茅屋裏。等四六兒回來吃飯。一見四六兒面如白紙。形色倉皇。一進門便跪倒老夫婦面前。大叫孩兒沒有命了。周別古和王氏一見。唬了一跳。忙問你爲着什麼哩。立起來快快細說。四六兒怎肯起立。便跪在地上。將方才事情仔細說了一遍。周別古聽說徐麟兒被他踢死。真是高山失足。大海崩舟。驚得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半晌便大叫罷了罷了。老夫早知你這廝不是好來由呢。如今果然鬧出人命關天的事來。却不是要了老夫的性命。一面說。又對着王氏說道。如何俺當時原說過這孩子養不得啊。偏是你當寶物的留着。如今鬧出人命。却又是怎麼處。王氏怎敢多言。祇一味痛哭道。這個我知道麼。想你在四十六歲上纔得了這點骨血。當時又怎捨得拋棄呢。當下老夫婦一壁說着。一壁哭着。却把四六兒聽得不得解起來。暗想奇哩。難道我不是爸爸生養的麼。但是媽媽又說是什麼骨血。這件事真叫我不懂了。看官且慢。你道周別古說出這一番話來。當然是有感而發。至於要問是什麼因果呢。小子趁他們痛哭的當兒。先來補敘他一筆。原來

周別古在少年辰光也算是個飽學儒生。十八歲上便已入了賢門。當時一千人誰不嘖嘖稱羨。都說像這般少年才子。將來怕不是金馬玉堂的人物。功名二字還不是俯拾即是麼。哈哈。誰知前清科舉的問題。真個又是件神秘而不可測的怪物。說到容易。真是不用吹灰之力。比探囊取物。還要爽便。論到艱難。可是憑你費着九牛二虎之力。也莫想追得上去。所以說時也運也命也。功名非人力而所可求者。周別古雖然負着八斗才華。可是他命途坎離。功名無分。除却一領青衿而外。以後雖累經場屋。却總是名落孫山。窮經白首。無路青雲。說來真替他扼腕了。周別古受着功名的誘惑。終於水月鏡花。直到三十歲上纔娶了這位王氏夫人。說也奇怪。周別古既無功名之分。更少子祿之嗣。好容易巴到第四十六歲上。王氏老蚌懷珠。忽地懷起孕來。周別古自然歡喜到了十月將足的時候。少不得雇着產婆和使喚僕婦。準備一切。自己却在堂中閑坐。一面却不住計劃。巴着能生下個男兒來。好續一續周家宗祀。誰知正自盤算。猛見門外走進一個兇惡大和尚。生得金面長眉。形容古怪。周別古吃了

一驚。正待喝問。那和尚却大搖大擺。逕向內堂走去。周別古十分動怒道。俺們這份書香人家。怎容得異端進門。大踏步連忙趕去。誰知那和尚眨眨眼。已不見了。却見裏面僕婦撞出來報喜。說恭喜老爺太太生了一位小官官了。周別古聽了這話。由不得心中發毛。暗說奇怪奇怪。因果的話。俺雖不大深信。但是明明看見和尚進去。妻子便生了兒子。可不是事出有因麼。再一想那和尚如此猙獰。一定不是善流。既來托生我家。俺也犯不着留這兇類。當時對着僕婦。雖沒說出什麼。可是在王氏面前。一再鬧着要將小孩送掉。王氏却那裏捨得。說你別發癡罷。俺倆口好容易落下這點骨血。焉能平空送掉呢。虧你還是讀書人。怎說出這般無稽神話。可不是笑話麼。況且你說那和尚生得金面長眉。面目可憎。奴想或是羅漢臨凡也。說不定呢。周別古聽了妻子這般說話。也就未便執拗。又兼小兒面貌生得並不猙獰。很是好看。因此心中格外憂疑。盡釋反想着妻子所說羅漢臨凡的話。倒是不錯。及至如今四六兒鬧出這件亂子來。可又觸動前情。想起四六兒降生時的異誕來了。當時四六兒見他老夫婦。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替六兒收拾了幾件換洗衣服。和十幾兩碎銀子。一齊打了一個小包裏。彼時四六兒。依然還跪在地上。一見爸爸媽媽打發他到千佛寺去。他却那裏肯。連忙搖頭擺手道。我不孩兒闖了禍。怎好叫爸爸去吃官司。我情愿拚了性命。也要跟着爸爸媽媽在一塊兒呢。老夫婦見伊說出這兩句話來。倒不禁一陣心酸。老淚奪眶而出。王氏嗚咽着說道。好乖乖。你別要胡鬧。你雖是一片孝心。可。是此時說不到這些話。須知周門祇有你這點骨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知吃徐家拿獲了。便是個死。却不絕了我和你爸爸的指望。况且祇要你走了。這場官司便容易打。你爸爸也絕不會受他們痛苦。你如不走。倒反是不了的事呢。四六兒還要不肯。早聽得門外擂鼓也似的敲打。險乎連板門都撞倒了。王氏知道一定是徐家人來。事機已迫。連忙帶拖。將六兒拖出後門。揮手說道。好乖乖。你如真是孝子。便聽了你娘和你爸爸的話。否則也隨便你了。說着兩眼便似斷線珍珠。再也說不出半句話來。四六兒見母親傷心已極。那裏還敢違拗。連忙跪倒叩了幾個頭。含着熱淚。叫一聲母親。孩兒走便遵命走了。可是停



幾天却要偷了回來啦。王氏點一點頭。眼見四六兒含着熱淚。提着包袱。如飛的去遠。方才回來關門。回到內堂之時。書房內外。早已擁着許多如狼似虎的差役。以及一千兇眉怒目的惡奴。叫囂紛擾。口口聲聲。嚷着叫周別古交出四六兒來。更有許多人。東搜西索。查得四六兒的下落。但是鴻飛冥冥。絕無蹤跡。可尋。祇好一面追問周別古。一面向王氏威唬。老夫婦成竹在胸。一口拒絕。卻回說四六兒並沒回來。並且俺們也不知你們到此爲的什麼事。那干公差還沒有開口。一千惡奴却早已揎臂撈袖。厲聲大喝道。老狗們推得乾淨。你兒子做得好事。險乎打死了俺家少爺。你們還敢故裝癡。孽麼。老夫婦聽他們口吻。倒不覺心反寬了許多。暗想據他們口風。似乎徐麟尙未喪命。還是不幸中的大幸。隨說列位別鼓噪。凡事自有公論。便是據列位說來。也不過因爲小孩爭吵的事。用不着這般大張旗鼓。至於說到俺家六兒委實沒有回來。或是他闖了禍。不敢回家。也是有的。列位可別要小題大做。衆惡奴一齊喝道。放屁。你家小廝闖着這天大亂子。你們還說得這般好輕鬆話兒。乾淨你將他交出來算

你們便宜。否則徐老爺是個省油燈麼。管叫撕了你們老狗的皮。也叫你還出。小王八來。有幾個格外說道。老狗仗着哄蒙童的利嘴。來騙俺們。俺們不給他些苦吃。他還不知徐府上家人的利害呢。一壁說。一壁伸出。又粗又壯的臂膊。巨靈一般的大掌。便向周別古動手。却是那幾個公差。倒反厲聲喝止。說你們別亂動。徐老爺不將此事報官。便由你們去胡鬧。既然報了官。便沒有你們說的話。都要聽俺們大老爺的公斷了。衆惡奴兒公差說出這幾句話來。不由十分吃驚。暗說俺徐家偌大聲勢。視官廳如兒戲慣的。却不道這公差。居然幫周別古說話。其中有兩個機伶悄悄的說道。你難道不知現下本縣的州官是個極古怪的。老兒麼。性情執拗得很呢。這件事已到他的手裏。家老爺祇怕占不着滿盤勝利。哪不表衆惡奴竊竊私議。且說當時衆公差。喝退惡奴之後。便向周別古說道。俺們到此的來意。大概你已明白了。是因爲你家孩子。踢傷了徐天岩的兒子。徐麟受傷很利害。所以他在大老爺台下。告你縱子行兇。草管人命的罪名。如今既然你兒子。懼罪潛逃。沒理論。你便跟着俺們去。周別古知道

事已如此。一場官司是打定了。也便不說什麼。當下一千人紛紛攘攘。蠶擁着到縣衙來。原來那時金陵縣的州縣官。姓程名星璧。原籍湖廣人氏。暮年時候。曾在曾忠襄幕下。參過戎機。爲人精明幹練。怪僻天成。當時曾忠襄戎馬倉皇。轉戰皖鄂。程星璧也立着不少殊勳。曾忠襄做了兩江總督之後。幕下的僚友。自然隨着雞犬昇仙。便是一個小小家院。也都驟擢顯職。雖然曾忠襄一生以誠儉自守。但是宰相家人七品官。總未免脫不盡攀龍附鳳的意味。當下對於這位程老參議。論功行賞。便保奏他一個卽詮知府。誰知程老先生。他偏不肯。一再要求老帥給他個州縣做做。曾忠襄雖知他性情怪僻。却測不透他要做縣官是什麼意思。口中詫訝道。要說他是淡恬祿利罷。便該功成身退。索性解甲歸田。要說是依戀官海罷。却因什堂堂知府不要。徧要那五斗折腰的州縣呢。奇異到極點。忍不住問他。程星璧說道。老帥不知參議的用意。參議自隨帥座以來。總算經過半生戎馬了。兵兇戰危。目擊心傷。雖然對敵的是官匪。但是遭糜爛的。却都是老百姓。如今國亂總算平定了。可是民間原氣。却依然蕪靡。

不堪瘡痍滿目。此後而努力。須在吏治上着手。參議想來。最與百姓接近的。除去地方縣。再切近沒有。所以參議想討個州縣。便是這個意思。曾忠襄聽了這番說話。由不得十分激賞。說他獨具隻眼。妙想天開。當時第一任便給他個蘇州州縣。江南風氣雖然文弱。百姓却極刁頑。更兼前任州縣。十九都是祇認手不認人的賊官。以致民風格外刁頑。吏治格外不堪。程星璧一到任。便掛出一副鐵面無私的招牌。嚴格前非。自己雖是個區區州縣。可是一干上司。都知他背後有曾老頭兒替伊作主。誰敢得罪伊。果然不上兩年。地方上吃伊治得煥然一新。於是又調任到江甯首縣來。程星璧在蘇州的政聲。誰都知道他是個執法如山。鐵面無私的清官。而且敢作敢爲。說到那裏。便要做到那裏。到金陵上任的第一天。便斷了一件驚心奪魄的案子。於是格外使一千奸詭宵小。唬得懍然而懼。惴惴不安。看官你道程星璧畢竟斷了什麼驚心奪魄的案子呢。待小子生個枝節。將他表敘一番。其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回

狗眼差棍打程知縣  
賣解婦陳訴委屈情

話說程星璧怪僻天成。關懷民瘼心切。自從在蘇州大著政聲之後。曾忠襄公格外十分欽敬。當時便問他此後愿否高遷呢。程星璧依然搖頭擺手。祇情愿還做州縣。斷不做比州縣再大的官府。曾忠襄念其志義可嘉。祇得又放他一個江甯縣缺。這件事。看官們或有不信。說程星璧又不是癩子。如何偏要斤斤做一個縣官呢。但是匹夫有志。程星璧不愿做高官。正是他的怪僻所在。也是他獨具懷抱的志愿。當時蘇州百姓得了程知縣調任消息。反不禁戀戀不捨。如失父母似的一齊派了代表來求他留任。程星璧却向他們說。本人調任是兩江總督的意思。自己做不得主。況且如今蘇州的民風吏治。已經趨於善化。祇要你們不改常度。安居樂業。我在此與不在此。毫無干係。衆百姓見他說得斬釘截鐵。又知他性子固執。曉得是留不住了。祇好大家恭恭敬敬。答應了一個。是過了一天。便有當地百姓。抬着許多萬民傘。德政碑之類。送到州縣裏來。誰知程星璧却於第一天。便帶着一個老蒼頭。早已走了。衆人拍了個空。十分奇異。便問本衙役吏。說大老爺調任。怎麼無聲無嗅的走了呢。衆役吏回

道。大老爺的脾氣是毫無官家習氣的。昨日一早起身。俺們便見他穿着便服。帶着小帽。忙忙碌碌的收拾衙中文卷。俺們還當他要待後任大老爺來了。纔離任。誰知到了下半年。將俺們大家傳了進去訓話。說本衙的公事。素來是隨審隨結。並無不清的手續。本官知道民間俗例。大凡新舊官員交替。總有許多無味鋪張。本官對於這一層陋習。很不願意。所以已將本衙一切文卷。部署結束。後任未到之前。本署各事。暫由師爺主持。你們却不要大驚小怪。胡亂聲張。他說了這話。便帶領他以前同來約老蒼頭。挑着一肩行李。自己還揹着一個小包袱。出衙走了。像大老爺這樣的舉措。俺們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見呢。衆百姓聽了這話。不禁十分婉嘆。都道這樣的好官。確是少見。互相計議了一番。便替程星璧立了一座德政祠。祠中繪了伊的生像。將那些萬民傘德政碑。都安置裏面。以後爲了這座德政祠問題。還弄出一件事來。此事至下文再叙。如今且說程星璧兩袖清風。一肩行李。帶領多年相隨的老蒼頭程安。離了蘇州。逕向金陵進發。那程安已是六旬開外的人。却喜精神矍鑠。老當益壯。當下擔着

行李健步如飛的走着。一面却來問程星璧說。老爺這回到金陵履新。準備怎樣去接任呢。程星璧說道。你是我的老夥計了。自然能體恤我的心意。老夫要做這州縣官。無非想直接蘇解民困。金陵地方。老夫常聽得說。民風很是刁頑。所以這一番前去。須得先訪察訪察彼土的風情。然後視事。我和你不妨便是。這個樣兒。悄然走到那裏去。一路上也好藉此探聽。程安聽說。點一點頭道。老爺說得有理。微眼私訪。是清官賢吏的要訣。老爺雖不想傳什麼虛譽。但是要蘇解民困。正該在這個方面着手。諺着。鼓起老勁。挑着行李疾走。程星璧也揣着包袱跟着。一路迤邐進發。誰也不知道伊便是新任的縣尊。那日到了金陵關。便見許多快差人等。打馬揚鞭。十分匆忙。關卡上更有不少差役人員。在那裏驅逐行人。一見程星璧主僕。狼狽的走來。一齊揚着打狗棍兒。放開破竹喉。喊叫快走。程星璧吃他這一喝。不禁好生遲疑。脚下略慢了半步。早吃他在大腿上揮了一棍。正待向他理論。早有閑漢將他扯開。說老先生你快走罷。他們是有公事的人。和他們爭論不得。程星璧說道。奇呀。什麼公事便這般

如狼似虎的兇橫。閑漢道。老先生你不知道。如今俺們這裏新任一位縣太老爺。在前幾天便該到任。所以他們鵠守已有好幾天了。徧是這位縣太老爺遲遲不來。他們如狼似虎。一半是做公人的本色。一半却因等候得不耐煩。借此消遣罷了。程星壁點一點頭。暗說原來如此。故意又問道。便是迎接一位縣尊。也用不着如此聲勢啊。閑漢搖頭道。這個老先生更不知道。論起這位縣尊來。頭不小。雖是一個七品官兒。比着道台臬台還要十分聲勢。所以他們也仗起虎威來了。程星壁聽說。暗暗慨歎。當下領着程安。急急走轉了幾條街巷。天已晚了。便在城外一家小客舖裏投了宿店。晚飯之後。主僕二人論起在關前所見的事。程安道。可笑這一千狗才。真是不生眼珠的。打着老爺。還準備迎接老爺。倘老爺當時顯出本來面目來。他們可又要唬得尿屁橫流了。程星壁也笑道。他們祇知道老夫是曾總督方面的人。却不知道老夫的性情。其實老夫最惱恨是這般無味張皇呢。正說到這裏。猛聽得有人說道。啐。縣太老爺呢。任憑再是清廉。難道還管得上司麼。這件事。我瞧不過是說說罷了。這幾句話。深



深印在他主僕耳裏。程安悄悄說道。老爺請聽。隔壁又是什麼人談論老爺的事。程星壁且不言語。逕自向那板縫裏瞧時。却見隔壁房間裏有個中年婦人。武裝打扮。似個江湖賣解婆子。在那裏嗚嗚飲泣。旁邊坐着一個中年男子。和一個婦人。認得那男子。便是本棧掌櫃。一旁的婦人。看他神情。料必是店家主婦。祇聽那男子向那武裝婆子說道。你別哭事已如此。哭也無益。你們雖然是江湖人。俺却不佩服你們的經驗和見識。江湖人聆音察理。鑒貌辨色。在在都要憑着機警二字。像今天這件事。你們既看見來勢不妙。自宜束身遠走。他自然也奈何你不得。誰知你們見不及此。反和他作無味爭持。這不是自貽伊戚麼。俗語說。惡龍不抵地頭蛇。何況他是道台的少爺呢。他在本城的惡骸。誰不曉得。他擄搶人家姑娘。又何止你女兒一人呢。如今事既如此。除却等新任的縣太爺來。却也別無第二個妙法。我聽得說新縣太爺姓程。叫程鐵面。雖不比宋朝的包公。却也無愧明朝的海瑞。他是不怕威勢。不講情面的人。俺們這裏等他來預備告那朱小子的人多着呢。祇要他准了狀。便有辦法。不過不知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知道本縣官傳你們訓話的原故麼。這一句話問得正顏厲色。衆衙役暗暗心驚。誰敢開口。本來論到一個州縣小官上任。差役們素來玩忽慣的。無如程星璧的來頭太大。誰敢藐視分毫。當時程星璧見衆人並不開口。隨又緩緩地說道。本縣傳你們訓話。並沒有別的第一。因爲久聞本縣的民風刁頑。前任的大老爺又不能克盡職守。本縣今司此土。一定要革風化俗。竭力矯正。第二。本縣服官多年。最恨的虛僞張皇。以後你們做事。須得循忠實勤樸上做去。不可再裝無味的威勢。第三。前任大老爺既已卸任。縣政不可一日荒廢。本縣今日便要理事。并放告三日。衆衙役見程星璧說出這三項官樣文章的話。以爲是例行公事。反不禁暗暗好笑。啐了一口道。早知這些屁話。反使俺們白白耽了半天的心。當時不以爲意。照例答應了一聲。便一齊退出。滿擬程星璧嘴說今日理事。至多也不過看看公事罷了。誰知程星璧說到那裏。便做到那裏。衆衙役方才退出一霎時。程安已傳出話來。老爺升堂理事。衆衙役聽了這六個字。這才齊齊吃驚。暗說不是玩兒。這老兒真個是程古執。俺們却要當心仔細。程



星壁一面傳話升堂。一面又叫把放告牌抬出大堂。真個是釗及履及。雷厲風行。半天工夫。便斷了不少積案。平反了不少冤獄。直驚得閹衙上下。搖頭吐舌。贊嘆不置。一干差役人等。平日玩忽業務。倚風作邪。至此也不禁悚然而懼。都不敢在程星壁面前搗鬼。到了第三日上。放告期限已屆。那告狀的狀詞。真是積案盈尺。程星壁不禁吃了一驚。且不看狀詞。先自揣測道。什麼地方上竟有如許冤獄。那麼前任却幹什麼來呢。於是便請文亞軒過來詢問。文亞軒却搖頭說道。門下亦不深知。便是前任吳老爺在此。也不曾有這許多案情發生。程星壁笑道。料必吳老爺服官清廉。所以纔沒有訟事。便煩師爺幫我理一理。是告誰的案件。文亞軒唯唯答應。便將狀詞一份份理開。其中債務糾紛。冤獄纏綿。固然也有多起。而十之七八却都是告的朱道台的兒子朱幼華。不是告他恣意橫暴。便是告他強佔民妻。程星壁看了一眼。暗說衆口成城。足見朱幼華實非善流。當下便向文亞軒問道。老兄司幕有年。當知朱幼華怎樣的惡劣。便是這許多狀子告他。老兄可還有什麼主兒呢。文亞軒嘆了口氣道。朱幼華的

惡劣彰著。門下自然未便隱瞞。他的罪狀。一言以蔽之。叫做窮兇極惡。胡帝胡天。無如他是個道台。少爺大老爺要辦此案。真有些投鼠忌器呢。程星壁笑道。從來下屬對於上司。自然未便冒犯。但是叫本縣不准詞狀。哼哼。可不有乖職守。說話時。面色早已變了。文亞軒吃了一驚。暗說。此老真個名不虛傳。且看他怎樣辦理此案。當時也不說什麼。唯唯回答了兩個。是程星壁。又說道。本縣前天拜晤上司。知道朱道台現時進京去了。并且朱幼華也不在府中。據說他另有別墅。老兄可知道麼。到別墅在什麼去處。文亞軒道。這個門下曉得。朱幼華並不是不住府中。實在因爲住在府中。便有許多綁手綁腳的地方。因此自己另謀了一所別墅。叫做安樂寓。在東關外花寶街。門口鐫着四個大字。乃是世外桃源的便是。程星壁點一點頭。心想要辦此案。第一絕不能顧忌朱道台。第二朱幼華罪惡再是重大。自己祇有判斷的地步。却沒有處決的職權。況且要傳提朱幼華到案。也是件難事。想了一想。且將一切狀詞。先分別批閱。文亞軒見他形神恍惚。料知必是躊躇朱幼華的事。暗說。此老是個倔強性子。單着他

對於這件事。怎樣理處。當日將一切狀詞。仔細審查了一番。又互相討論。會忙了半天工夫。纔將各狀理好。准備明日早堂判訊。程星壁退回書房。便有程安過來服侍。一面整換公服。一面問老爺。因什愁眉不展。程星壁道。老夫天大的事都不怕。却是對於朱幼華這件事。很費躊躇。不但去提拿他不易。并且要處決這廝。也沒有這個職權。所以老夫心中猶豫。急切想不出一個妙法。程安笑道。老爺。你真是智者千慮亦有一失。不是老奴多嘴。却有一條妙計在此。不但使朱幼華難逃。知便便是朱道台也免不了處分呢。程星壁忙問道。你有什么麼良策。且說來看看。畢竟程安說出什麼。下回分解。

第六回 目無王法朱幼華大鬧公堂 胆大敢爲程銖而政聲顯著

話說程安向程星壁說道。老爺如派人去提拿朱幼華。那是一定辦不到的事。伊是個道台少爺。平常何等聲勢。況且家中又有花棒兒。一聲動怒。莫說提拿的差役要吃他們現虧。便是老爺也有許多不便。老爺雖不怕他。但是那廝要發起狗瘋來。却也無法制止。所以說擒賊先擒王。非把那廝計誘上手。不可使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胆敢不遵麼。說話時。那一副面目驟顯出十二分神威。衆衙役見本官怒沖雲行。由不得都吃了一怔。至此也顧不得朱道台的威勢。暗說不怕官。只怕管他。已說過。天大的亂子。不關俺們。俺們也祇得硬一硬頭皮了。於是大家吆喝一聲。真個將朱幼華扭住。朱幼華還倔強問道。程星璧少爺畢竟犯了什麼法。你這般無端欺辱我。程星璧又鼻孔裏哼了一聲道。你道本縣無故誣害你麼。便叫衙役將那干告狀的喚來。一霎時。大堂上早跪滿了。那花二娘此時。瞧着縣大老爺。便是在客棧裏問話的老者。倒不禁暗暗稱奇。當時也跟着衆人招說告狀的原委。其中也有說妻子被搶的。也有說女兒被佔的。更有因不從而被害。或自盡的。人口一詞。筆不儘書。程星璧向朱幼華喝道。這些事他們是不是誣告。你從實說來。朱幼華此時。還仗着父親是程星璧上司。便是招供。料程星璧也奈何他不得。遂一口承認。說這些事一點也不錯。強佔的婦女。我也計不盡許多。蓄養花棒兒。更是確有其事。你斟酌着辦罷。程星璧冷笑一聲道。你仗着你老子是俺的上司。便辦你不得麼。哼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老夫偏不怕。



你老子。遂叫錄供的抄了兩造口詞。朱幼華反爽快畫了一個十字。滿擬畫了十字之後。程星璧一定暫放他回去。等待告訴朱道台。誰知程星璧見他畫了供。早吩咐差役給他上了刑具。收下監去。一面吩咐文亞軒帶領通班快差。到別墅裏去搜拿花棒兒。以及所有的婦女。捕役人等。一見程星璧破臉大做。知道這件事已成僵局。騎虎之勢。不得不順風駛去。但又心中惴惴。怕朱道台回來吃罪不起。文亞軒却知道程星璧毫無顧忌。一定仗着背後有人。遂向衆衙役說道。如今我知道了。老程他有兩江總督替他仗腰。所以纔能如此。俺們祇管依着他的話做去。料也鬧不出什麼大亂子。衆衙役聽了。大家如夢初醒。驟覺精神奮發。勇氣倍增。當時撞到別墅裏。大加搜索。那干花棒兒早已得着。風聲颺身遠遁。祇搜出婦人少女。却有數十餘名。押解回衙。見程星璧覆命。程星璧見擎不着花棒兒。雖是失却鐵證。好得朱幼華已經供認無傷於事。當下便名原告人等。具結認領。其已遭殺害。或自經的。且待回文下來。再予酌核。衆原告見縣官如此做法。知道朱幼華一條性命。一定死多活少。由不得人人。

叩謝。個個稱揚。程星壁便於當日擬了朱幼華罪狀。并枚舉朱道台種種不法行爲。上了一封詳文。逕到兩江總督公署。曾忠襄赫然震怒。立刻回文着將朱幼華就地斬決。且拜摺進京。參奏朱道台。可憐朱道台不但救護不得兒子。竟連自己的官兒也送掉。這口氣便立下大誓。和程星壁勢不兩立。以後竟鬧出許多事來。此係後話。按下慢表。且說程星壁自從斬了朱幼華之後。雖說是仗着曾忠襄的後壁。但是一半也虧他胆大敢做。破除情面。纔能有如此結果。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七回

驚哭聲四鄰齊蟻集

受子累老儒苦奔波

話說程星壁在金陵縣任上。斷案如神。執法如山。自從朱幼華斬決。朱道台被參之後。更使奸人胆落。佞者魂消。惡訟師徐天岩。便也有些惴惴不安起來。又知道程星壁目光常注及他。更不得不斂跡收手。好得自己已有錢有勢。埋首藏拙。正好藉此休養。誰知徧巧在那個當兒。自己的兒子。忽地被罵別古的。四六兒踢傷。且有性命之危。徐天岩這一氣。真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暗想自

己不替人家弄刀筆。已算隱忍萬分。自己兒子吃人家傷害到如此。倘不去伸雪。可不是吃人家笑話。因此便毫不遲疑。爽快快告了周別占一狀。說他縱子行兇。草管人命這一件事。在本書第三回裏。已經表叙過一半。其後便拉拉雜雜。插入程星璧的政績上去了。列公們或以爲著者信筆揮毫。未免有些亂點梅花。但是在下却要說一句。鴛鴦奇俠一書的焦點。便疏疏落落。在這幾個人身上。看官們別忙。且說周別占自從被一千差役帶到縣衙之後。王氏婆婆可就變做失魂的雉雞。一面惦念兒子。一面又關懷丈夫。彼時塾中的學生。午後已漸漸來了。一見師母在那裏嗚咽哭泣。不由吃了一驚。小學生雖不懂什麼。大學生却不得不問。王氏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便告訴他們。說你先生吃縣老爺捉到衙門裏吃官司去了。小孩子聽到吃官司三字。並不知道皇家法律問題。祇覺得吃官司是極其可怕的事。什麼打板子。殺人頭。混而言之。都叫吃官司。當下聽說先生吃了官司。不禁唬得目頓口呆。有幾個居然嚎啕大哭起來。王氏見學生大哭。自己也更忍不住痛哭。學生見師母哭得悲苦。索興全體

都大哭起來。一霎時。周別古書房裏。竟變做一座哭場。哀聲遍室。哭聲號啕。大覺寺四鄰。在周別古被拿的當兒。都跟着到縣衙裏去了。還沒有回來。留守家裏的。不過是些無知婦女。驟聽了一片哭聲。還當做長毛又造反了。一齊攜兒挈女。都準備逃難。及至打探清楚。是周別古書房裏的哭聲。由不得又吃了一驚。疑惑周別古或是定了死罪。不然便是同師娘上吊死了。因此一窩風都到周家來探問。周家書房裏面鬧的哭聲。外面鬧的人聲。真是如火如荼正在那個當兒。只見到縣裏看審去的鄰居。有幾個如報馬一般的飛來。大叫好了好了。周先生沒罪開釋。你們還鬧什麼啊。王氏聽說丈夫沒罪開釋。不禁心中大喜。先自叫了聲阿彌陀佛。扯着衣角。拭一拭淚。便來問那幾個報信的是怎麼得來的消息。那幾個說道。不是聽的消息。是我們衆目所睹。親耳所聞的。大老爺真是好州官。審案子。並不禁止旁聽。所以我們都能看得清楚。王氏道。既然無罪開釋。怎麼你們回來。他不回來呢。別是你們來哄我。那幾個說道。笑話。我們無故編排這誑語做什麼呢。等我們仔細告訴你罷。我們跟着周先生一同

到了縣衙。州官大老爺升了堂。徐天岩早已在堂上立着。并且徐麟兒也用板門抬着擱在地上。另外還有幾個頑童也在堂上。模樣是大老爺已問過徐天岩的話。徐麟兒的傷也驗過。周先生一到那裏。大老爺便問他因什不約束子弟。打傷人家孩子。周先生說自己是念書人。怎敢縱子行兇。不過因爲兒子早晨出外爬柴。在荒地上。拾着一個口袋。裏面裝着許多明珠。因想着路不拾遺。古有明訓。所以叫兒子仍就還了那裏去。并守失主。却不知他們怎麼毆打。兒子闖禍之後。便沒回家。如今也正焦急呢。大老爺聽了這話。便點一點頭。然後又問其餘幾個頑童。那幾個頑童起初不敢說話。吃大老爺吆喝一聲。有兩個便哭了。有兩個便說。當時他們如何捉蝻。如何四六兒捉着口袋等人。他們如何叫他頑。四六兒如何不肯。徐麟兒如何要他口袋。如何叫衆人打他。直說到四六兒踢倒徐麟兒爲止。雖然是頑童。到是一片真話。當時大老爺聽了一篇說話。立時沉下臉來。向徐天岩說道。你聽見嗎。這些孩子都是你帶來的。當然不會說誑。照他們說來。是不是怪周別古縱子行凶呢。還是你兒子倚勢欺

人呢。我們當時看那徐天岩臉上一紅一白十分難看簡直急得說不出話來。大老爺又向他說道。你告周別古縱子行凶草菅人命。全是憑空捏造一篇虛詞。本縣本當辦你個誣告的罪名。姑念你兒子創勢非輕。且免懲罰。但是四六兒失手傷人。也逃不了誤傷的罪過。着令周別古查他下落。送交本縣略懲戒。以儆他下次。我們聽大老爺這般斷案。真是無偏無倚。實在佩服他斷得不錯。幾個人說到這裏。早見周別古一顛一蹶的跑來。見屋子裏擁滿了人。知道他們先來報過信了。那一千小學生。見先生並沒殺頭。也沒打板子。大家也都呷活。王氏又向周別古說道。縣衙門裏的事。方才李二爺他何回來得這般慢呢。周別古道。你真是婦女家。

李二爺他們比麼一來一回已險乎要。

攔。我怕你焦急。還是拼命趕回來。

情。衆四鄰也說恭喜恭喜好。

司。可又要吃攪着走呢。

賸他老夫婦兩個索興。

否則可沒有這樣便宜。但是

個動也動不得。我方才出了衙門。

雖是斷了姓周的沒罪。可是他兒子斷

子性命有無危險。遇見四六兒。一定要他的女

意味。但是徐天岩那廝真個能做得出的。你想六兒此時

說。拖一拖舌頭道。如此說來。六兒真個一時到不能露面。但是

寺去時。還嚷着要回家來。此事更不能不給他個信。并且他小小年紀。是不是

已到千佛寺去。我心上也放他不下。周別古道。這個不用說。又要累我這兩條

老腿走一遭了。如打發別人去。漏出消息。可不沒事。又弄出事來。王氏點頭道

不錯。從來兒女的事。真是受累無窮的。你且別忙。俺們的午飯。還沒有好好的

吃呢。你且吃幾碗飯。接一接力。不要累了兩腿。跪路再捱滿肚受饑。周別古道

頭道。這倒不錯。此時肚裏雖吃不下。但是總得硬掙一些兒。千佛寺離這裏也

有三五里遠近呢。說着老婆婆已將出飯菜來。好得此時是七月天氣。冷飯冷菜吃些也無妨。飯罷。周別古抹一抹嘴。鼓起老興。開了後門出去。原來千佛寺是金陵有名的大叢林。祇不過位置太僻靜。因此佛事無不冗忙。但是如有人提到廣靈長老的大名。誰都曉得。是一位明心見性有道的高僧。當時周別古一陣急走。早看見蒼柏參天。古塔矗立。勅建千佛寺的金字橫額。遠遠顯露眼簾。山門口三五個十二三歲的小沙彌。正在那裏說笑耍子。一見周別古走來。都道。周老先生來了。周別古握着一個小沙彌的手。說你們怎麼不做功課。倒在這裏耍子。我家六兒呢。小沙彌笑道。寺裏今天有客。六兒在裏面呢。周別古問道。什麼客到這裏來。別是城裏的施主罷。小沙彌搖頭說道。不是不是。是我們方丈的師兄弟。也是出家人。老先生你進去看。包你見了他。要唬一跳呢。周別古暗想。從前曾聽得廣靈長老說過。他有兩個師弟。都是有名高僧。一個叫廣智。一個叫廣慧。不但道行清高。并且深通內外工夫。不過已近十年不到此處。怎麼今天忽地到這裏來。心中想着。口裏却說道。怪不得你們偷閑。原來却



是佔的這個光說着。向內便走。看官周別古和廣靈長老。雖是儒釋歧途。但是二人欽佩的心。却是互相敬服。廣靈長老稱贊周別古人格高尚。古道可風。周別古也欽敬廣靈長老的德道幽深。真能澈悟。因此二人過從極密。都不拘形迹。千佛寺自然是周別古常來的了。千佛寺的和尚。上上下下見了他。都叫他一聲周老先生。並不叫什麼施主檀越。並且也沒有通報迎迓的拘泥。當時周別古先到方丈裏。瞧了一瞧。却不見廣靈長老的踪影。他知道廣靈長老不在方丈裏。一定在禪林深處。原來這禪林深處。是千佛寺一座花園。很當得古雅迎香四字。廣靈長老却在竹林深處。造了一間靜室。爲自己遊息之所。禪林深處的名目。還是周別古定的。當下周別古一脚走到禪林深處。果見廣靈長老和一位怪貌和尚。在那裏着棋。周別古仔細向那和尚瞧了一眼。真個吃了一唬。後事加何下回分解。

第八回

會法緣六兒拜長老 題名號別古兆兇讖

話說周別古看那對弈的和尚。生得一張古銅臉。兩道花白眉。神威弈弈。兩目

炯炯有光。并且威嚴中夾着慈悲態度。屏氣凝神。在那裏對奕。一旁立着一個小廝。正是四六兒。周別古忍不住咳嗽一聲。二人推棋而起。一見是周別古。六兒早搶了過來。廣靈長老却笑着說道。大佳大佳。佛說有緣。真是有緣。小僧正想打發小沙彌去請你呢。周別古見四六兒心中已自快活。便攜了六兒的手。笑着說道。二位大師在這裏對局。却吃我這不速之客。敗了清興。得罪得罪。廣靈長老道。別說這話。我們不過借此消磨長晝。且請坐了。還有正事想和你商議呢。一面說。指着那和尚說道。老先生可還認得他。周別古道。方才聽得小沙彌說。這位長老是大師的同門兄弟。行可不知是智老師。還是慧老師。廣靈長老笑道。不錯。他便是小僧的二師弟。法名廣智的。便是。他現在四川峨眉。普光寺修鍊。已有十多年不來了。今天雲遊到此。真是有緣極了。周別古道。是呀。老師方才說有緣的話。我已經疑惑。又說有話要和我商議。更使我不解。到要請教。廣靈道。如今且先問你。令郎的事。是怎麼樣了。小僧見你令郎到此。又見了你的信。起初很替你耽憂。後來一想。覺得此事並沒有什麼危險。周別古接

口道。誠如斯言。但是雖沒有危險。可是六兒。此時却露面不得。一邊說。便將方才情形說了一遍。又說道。徐天岩陰險狠毒。既蓄意要替他兒子出氣。六兒的生命。可就危機四伏。所以我到這裏來。正想向老師商議。六兒還要在你這裏趨避些時。一切的使費。將來一定要……說到這裏。廣靈長老。哈哈笑道。巧極。更有緣了。周別古見他左一個有緣。右一個有緣。到不禁暗暗稱奇。忙問老師對於我的請求。肯不肯應許呢。反說巧極有緣。又是什麼用意呢。廣靈長老道。要論小寺是十方去處。令郎骨格不俗。與他很有緣分。意欲向你老先生說話。不過方才二師弟說。令郎骨格不俗。與他很有緣分。意欲向你老先生說。想收他做個徒弟。不知你心下如何。周別古聽了這話。不禁好生突兀。暗說我是儒教。他是釋門。怎麼忽地要我兒子做起和尚來。可不是笑話。況且他在四川峨眉山出家。六兒如跟他做徒弟。這萬里迢迢。小孩子怎能受這馳驅之苦。心裏想着。半晌並不作聲。廣靈長老笑道。小僧知道你的心意啦。可是你別誤會了。智師弟的意思。也別誤了你令郎的終身。須知智師弟肯收令郎做弟子。正

是令郎的緣福不淺呢。周別古偷眼看廣智長老時。只見他端然兀坐。瞑目凝神。好似人定一般。便悄悄向廣靈長老說道。大師是曉得老夫的。膝下祇有這一個孩子。我們老夫婦。又是一對風前燭。瓦上霜。便不問萬里迢迢的前途。行程匪易。單說他做了沙彌。所謂出家無家。可不使俺老夫婦絕了指望麼。廣靈長老哈哈笑道。果然不出小僧所料。你該會意了。智師弟。他擬收令郎做徒弟。並不是使他削髮爲僧。不過想傳接他一些武技。令郎原是你的令郎。至於路遠迢迢的話。更不用顧慮。古來武俠之士。千里行程。轉瞬卽屆。小僧說在這裏。老先生將來一身的報冤雪恨。都在令郎一人身上呢。周別古聽了這話。更是迷離。忙問這話怎講。我是一個腐儒。有何冤恨可言。要他昭雪。廣靈長老道。此乃天機。佛家所謂因果。事後乃驗。此時却恕我不能告訴你。周別古見他說得認真。又素知廣靈長老的德行。至此也不禁有些胆寒。隨說既然如此。老夫却也顧不得。但是無緣無故。怎好有煩智長老呢。廣靈長老笑道。這個你別管。此乃令郎和智師弟的天緣。也是令郎的造化罷了。說到這裏。早見廣智長老。忽

地立起身來。向周別古說道。老居士可別怪小僧來得唐突。可知法緣因果。乃是數中造定。此時老居士以爲突兀的。將來便知不是偶然了。周別古也說道。長老上人。只恐犬子愚蠢。有負長老的希冀。廣智長老道。這個斷不致如此。令郎沒有根基。小僧也絕不肯多事。於是周別古便叫六兒。向廣智長老拜了八拜。稱爲師父。又轉身拜了廣靈長老。說也奇怪。六兒自見廣智長老之後。心中便有些依依戀戀。如今見爸爸叫他拜和尚爲師。他雖不懂是什麼用意。小心裏却有不知所云的快活。當時廣智又向周別古說道。令郎既做了小僧徒弟。此後一切的進步。都由小僧負責指導。或三年或五年。總使他學成文武全材。那時便放他下山。不過今日趁着老居士在此。請即替他起個名號。爲是。周別古毫不遲疑的答道。此兒自幼命苦。目下又遭了這樣風險。難得長老垂憐。收他做徒弟。人生朝露。將來也不知老夫能不能和他再相見。如今便算是老夫托孤長老。叫他做周寄孤罷。說到這裏。聲音已是岔了。廣靈廣智二長老也不禁暗暗悲嘆。暗說讖語惡耗。未嘗無因。但是天機不可洩漏。祇得答應了一個

是廣智長老又說道。老居士起這個名號。未免過於悲慨。小僧也替他改一個罷。周別古道。長老如肯賜名。老夫愿聞。廣智道。此子天資敏慧。根基不凡。便叫做周敏凡如何。周別古十分大喜道。敏凡二字。確有意思。如今六兒一身的事。已有歸付。老夫倒反放心了。說著。便向廣智長老深深打了一躬。又向廣靈長老揖別。二長老留他不住。祇得相將送出寺外。周別古又向六兒附耳說了許多話。無非是叮囑他跟着長老學藝。務要努力上進。六兒此時見爸爸別去。不知不覺小眼眶裏。掉下許多傷心淚來。正是臨歧數言。一別足成千古之恨。雲山在望。回頭已是百年之身。父子二人相對失聲了良久。周別古忍痛別去。按下不表。單說六兒自從拜了廣智長老後。便不再叫四六兒。也不叫周寄孤。竟叫周敏凡了。但是彼時伊還是個小童。長老對於他。還叫伊一聲敏兒。在下此後。也便從此更正。跟着用敏兒。敏凡兩個名號了。閑話休題。單說敏兒見爸爸回去。將自己托給一個和尚。心中未免也有些悲楚。想着一天的事。十分恍惚。伸手再向懷中一摸。哎。嗚。那一個闖禍的珠袋。竟忘記沒有交給爸爸。依然還

在懷裏。敏兒雖不曾解釋得離合悲歡四字的意義。但是覺得自己有家難歸。連爸爸媽媽也不能團聚。都是這袋兒惹的事。恨起來便想將袋兒到寺外去拋了。再一想不可。我拾了袋兒。便鬧出這許多禍。別人拾了。可不也要闖禍嗎。爸爸叫我等還失主的話。眼面前是不成功了。但是日後再訪着還他。却也未嘗做不到啊。想到這裏。遂依然將袋兒塞在懷裏。反格外藏得妥密。到了第三天。上廣智長老。便向廣靈長老告辭。要帶敏兒回四川去。并且還請大師兄有暇時到峨眉山走走。廣靈長老說道。我可不比師弟們。說到有暇的話。出家人本來是散漫之身。並沒有什麼牽掛。不過我近十年以來。懶於行動。每天除却在寺中參禪禮佛而外。差不多鍊氣鍊工的工課也疏於習練了。心中常想有二位師弟在那裏繼承祖師的衣鉢。我也樂得偷安。做一個德行僧人了。廣智聽了這幾句話。不禁浩然長嘆道。怪不得師兄近來專心文事。原來却是參透禪關。打破一切。這也可喜。既然師兄不愿遠涉。祇得再隔些時。還是師弟到這裏來罷。看官二位長老這一席話。當然能使讀者有許多疑點。第一廣靈長

老他自承也是鍊工鍊氣的人。但是前文祇說他道德清高，却未曾有隻字提及他會武。第二他又說廣智廣慧能承祖師的衣鉢，他却偃武修文。可見那祖師定是他三人的師尊。這祖師畢竟是誰？他三位畢竟怎生出典呢？列公當然先要問過明白。在下趁這個當兒，少不得將來夾寫他一筆，其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九回

萬里從師長途跋涉 一袋隨身古鏡重波

話說廣靈長老所說的祖師，法號叫做雲慈。他的出典地，便是流傳千古，婦孺皆知的少林寺。少林寺的歷史淵久，固然儘筆難書。但是在有清一代，却數着雲慈祖師掌教時，最爲鼎盛。雲慈祖師共有三個名號。有人叫他志清長老。也有人叫他鐵臂上人。却到底沒有雲慈祖師來得普及。少林寺出類拔萃的門人，自然不計其數。但是真正好手，真能造就得超塵入化的，却也鳳毛麟角。歷代屈指可數。至於慈雲祖師門下，却收着廣靈長老和廣智廣慧三位了。三位怎樣的技藝精微，兩言以蔽之，叫做深得此中三昧。能夠傳少林衣鉢，到了咸



豐年間。掌少林宗教的。便是廣慧長老。廣智長老。雖遠居峨眉。始終還勤鍊不輟。惟有廣靈長老。武技雖是精微。但是他絕不肯再示色相。十九年來。祇一味參禪念佛。做一個德行高僧。他既不以色相示人。人自然也不知他是個精於內工的作家了。閑話休提。却說廣智長老。當日帶了敏兒。別了師兄。逕向四川峨眉山進發。敏兒雖知道長老要傳他武藝。是一片好意。無如畢竟是個孩童。自幼未嘗離過爺娘一朝半日。如今跟着個素不相識的和尚走路。心中自是難過。況且又聽得長老一路向他說。一個人要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你的根基雖是不凡。但是學武藝也很不容易。須要耐心耐力。盡苦鍛鍊。纔能成功。敏兒聽在耳裏。更覺可怕。憂懼到極點。險乎痛哭起來。但是當着長老。却又不敢想到難過之時。却將那珠袋兒拿出來。暗地裏把玩把玩。以爲這一個珠袋。還是在家中帶出之物。見了他。好像見着家中人一般。這一種理想。不但敏兒作如是觀。任何人都有這樣見地。師徒二人。一晃行了多日。那日已到了湖廣地界。敏兒此時。心中反不比以前憂懼了。除却不時將那珠袋兒暗地裏把玩。

祇巴着趕快到了目的地再說。一路上便問師父說：我們走了這些日子，要到峨眉山，還要幾天呢？長老搖頭道：早啦。要憑着我的腳程，這許多日子來回三次也夠了。可是像你這般走那得行呢？敏兒聽說把舌頭拖了一拖，又搖着頭說道：徒弟只不相信。師父便是再快，却不一样，也是兩條腿，我記得在家鄉起程，是七月初，如今已近一月了。難道一個月工夫，師父便能來回走三趟麼？廣智長老道：來回三趟還是我少說的，真要用起工夫來，五趟還不止呢。敏兒從來沒見過工夫，是什麼樣兒？暗想我從前在大覺寺後荒場上，也看見許多夯子，頑刀弄槍，打拳踢腳，人家多說他工夫好，但是走起路來，也是慢吞吞的呢。正想時，聽得腦後一陣冷風，便見兩個漢子如飛的打從敏兒身邊過，眨眨眼，好似一縷青烟的向前去了。可憐敏兒還沒有聽得清楚，也不知那兩個面貌是什麼樣子，只覺那二人脚步真快，心中反不禁錯慢起來。廣智長老指着說道：敏兒，你瞧這兩個，可快不快呢？敏兒答道：慧兒也在這裏，想這兩個真快極了。我從前聽得媽媽講故事，說水滸上有個神行太保戴宗，腿上綁着一道

甲馬便能走得如飛。這兩個大概腿上也綁着符了。廣智長老笑道。他兩個那裏有什麼甲馬。不過也是懂工夫的人罷了。可是像他們這般走得慢。工夫還不會到家。敏兒聽說。又是工夫。看了看長老一眼。暗想他口口聲聲誇張自己工夫好。但是我和他走了一月的路。也不會看出他的什麼工夫來。肚裏正自搗鬼。却見方才如飛而去兩個漢子。忽地又如飛的轉來了。敏兒滿擬看看這兩個。是有沒有甲馬綁着。所以遠遠便睜着眼睛瞧着他腿上。祇見他們四條腿。一般也在地上走。並沒綁着什麼。倒不禁奇異起來。那兩個走近敏兒面前。徧故意放緩了脚步。更向敏兒釘了兩眼。又和廣智長老打個照面。敏兒此時看得清楚。那兩個一般。是三十來歲的人。並排的走着。左邊一個。生得面如黃臘。身材矮小。穿一件青布大衫。右邊一個。生得五嶽朝天的臉。額下還有一個肉瘤。身材也高不多。二人打量了他師徒一會。依然走了。敏兒却回頭再看他走路。祇見他們一面走。一而在那裏說話。離得遠。雖聽不出他們說的什麼。却是那長肉瘤的。又回頭來指他師徒。一見敏兒也回着頭看。便和那個依

然如飛的走了。敏兒此時倒不禁奇異起來。知道他二人正是搗自己。和師父的鬼。便向長老說道。方才那兩個有工夫的。不知指指戳戳。說我們什麼呢。長老笑道。管他呢。他們不但說我們。停會兒還要來尋你啦。敏兒忙問。我和他們又不認識。他們却來尋我做什麼。長老笑而不答。半晌說道。走罷。停會兒自然曉得。敏兒聽師父說了這兩句。還道是哄自己的。不過心中多了一片疑雲。覺得那兩個指指戳戳。來得可怪罷了。不一會。天色晚了。湖廣地方。萬山叢雜。岩峽紆迴。他師徒一路的食住。本來全恃着逢廟打齋。掛單權歇。並沒往過客店。今天走到這荒山谷道。入烟絕跡的所在。莫說尋不着客店。便是想投個廟宇安身。也尋不出寺宇踪影。徧是夜色蒼茫。夾着虎嘯猿啼的怪聲。敏兒何曾經過。這般恐懼。險乎要失聲痛哭起來。廣智長老却安慰他道。你別怕。有我在。此絕不使你被虎豹攞了去。敏兒聽說。口雖唯唯答應。但是眼看那狐兔驚慌。蛇虺翻騰。兩條小腿竟唬成了癱軟了。好容易轉過岩峽。遠遠見谷口有座紅屋壁立着。敏兒喜得心花怒放。知道那紅屋是一座寺宇。便說好了好了。師父

我們到那裏去掛單罷。廣智長老點一點頭。敏兒早鼓起精神。兩條腿也不軟了。一陣飛跑。竟搶到那座廟前。舉目一瞧。原來是一座山神廟。已殘敗不堪的。頽圯了。祇有神龕裏端坐着一尊泥身剝落的山神。和兩旁立着四個少頭沒脚的小鬼。香火全無。景狀蕭瑟。但是在荆天棘地的荒山裏。能有這一所聊避風雨的破廟。已是萬分欣慰了。廣智長老看敏兒時。疲憊已極。便就捺雜裏掏出些乾暈炒米來。給他吃了。又指着一張神櫺說道。你便睡在這櫺上罷。可是一層夜裏如有什麼動靜。你千萬別害怕。敏兒道。師父睡在那裏呢。廣智長老道。你難道不曉得我。我和你走了一個月的路。一路上投寺掛單。總是打坐的。你瞧那面還有個破蒲團。我依然到那邊去打坐。敏兒順着他手指看時。在三丈遠外。果然有個破蒲團。在那裏。自己因為疲困已極。就廟外。扯了把碎草。將神櫺上積塵揩去。用隨身小包袱枕了頭。仰身便睡。心裏却想道。師父關照我。夜裏有動靜。別害怕。這句話。倒是突兀睡這裏。入跡全無。有什麼動靜。別理他。恐怕有什麼野獸來咬我罷。但是他打坐得遠遠的。便是有野獸來。他又怎

能來救我。左思右想。反吃他這一句話。弄得五中翻轉。驚疑不定。一霎時。又想  
起日間在路上撞着的兩個工夫。漢子。師父說停會兒要來尋我。他老人  
家這樣有頭沒尾的話。真叫我十分不解。盤算一會。又摸摸那一個珠袋。依然  
在貼身布衫袋裏放着。再抬頭瞧師父時。只見他早已瞑目端坐在那蒲團上。  
打盹了。自己輾轉了一會。也便反身向內而睡。睡到半夜裏。猛聽得一陣人聲。  
吶喊而來。敏兒雖然睡着。心中還惦着師父的話。那裏睡得着一聽得人聲。吶  
喊。他第一個便驚醒了。暗說奇怪。真個有什麼動靜麼。連忙反身睜眼向廟外  
瞧時。遠遠果見許多短打武裝漢子。執着火把。自遠而近。逕向山神廟裏跑來。  
起初離得遠。還看不仔細。及至愈趨愈近。纔見那些人不但執着火把。并上一  
個個都拿了明晃晃亮晶晶的短刀。更有一件奇事。便是那伙人隊裏。爲首的  
兩個。正是日間撞見的矮漢。這一驚。嚇得魂不附體。滾下神櫃來。喊師父。其事  
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山神廟暴客劫明珠 紫霞洞華兒誨師弟

話說敏兒猛見這許多惡漢明火執械。擁到山神廟來。情知一定是來找他師徒兩個。唬得魂飛魄散。滾下神櫃。便想呼喚師父。那知兩腿已癱軟了。連爬都爬不前半步。并且要喊也喊不出聲來。祇得睜着一對小眼睛看長老時。却依然垂頭閉目的睡着。好像老僧入定一般。徧是那千人已搶了進來。直嚷在這裏。在這裏。那兩個爲首的指揮衆人道。你們瞧。這老賊禿他還裝做打磕硫。你們去收拾他。待我來問問這小子來。歷看他那一袋珍珠。是那裏來的。敏兒聽了他們異鄉口音。雖不盡全懂。却也一知半解。這小子是爲的他那一個珠袋惹的事。暗暗叫聲。暗。暗。這珠袋真是生事的都頭惹禍的魁首。此時也顧不得許多。連忙爬起來。跪着。伸手在懷裏掏出那個珠袋來。抖抖顛顛的送到二人手裏。說爺爺原是要我的珠袋。但求饒了我師徒的性命。這珠袋爺爺們便拿去罷。那二人接過來。瞧了一瞧。面露喜色。那長肉瘤的向黃臉漢子說道。不枉我們辛苦這一夜。這小子倒還識相。饒了他的命罷。黃臉的還沒有答言。早聽得那邊發起喊來。都道這賊禿將一個硬頭。倒看他不出。敏兒此時急向那邊

瞧看果見許多人一刀一刀的向長老頭上亂劈。長老却不聲不動。心中倒驚疑起來。依然閉目垂眉。畢竟還是那兩個爲首的有些見識。一見不是頭路。忙叫走罷。這賊禿或者懂得內工。不然便是懂得邪術。那千人聽說真個一溜烟退出廟外。尋路出谷。敏兒見賊人去遠。方才漸漸放心。暗說師父被砍了半天。莫非已吃他們吹死了。正待上前去看。猛聽得喊聲大震。那千人一個個又回來了。敏兒一見。驚上加驚。暗說這番一定沒有命了。誰知那千人却又作怪。這一番迥與前番不同。一到廟裏。便驚慌失色。全都都向長老面前跪下哀求。更見衆人身後多了一件匹練也似的怪物。晶瑩奪目。寒氣侵人。向衆人腦後略一盤旋。便見七八個漢子的髮辮一條條都不蹀而走。垂落於地。莫說衆人唬得不敢稍動。便是敏兒也驚得哭叫起來。說也奇怪。那雪練也似的怪物自從削了衆人髮辮之後。便停止不動。劈空橫貫在衆人頂上。却見長老慢慢閃開雙目。說你們有多大能爲。敢到老僧面前來尋事。那兩個爲首的。搗蒜也似的叩頭。口稱小人無知。有眼不識得仙師。還望高抬手兒。放我們過去。這一袋



明珠還在這裏。並沒損失絲毫。長老笑道。不怕死的狗頭。你們還敢在老僧面前弄鬼麼。一面說。一面便向敏兒問道。你這口袋裏一共有多少珠兒呢。可憐敏兒自從得了珠袋之後。絕對也不知此珠的來歷。更未嘗一顆顆仔細數過。便是每次在路上偷瞧。也不過背着長老。和珠兒接一接吻。或是將袋兒嗅一嗅罷了。怎有數算的工夫呢。當時見長老問他。連連搖頭。長老又笑道。你自己的物件。連數目都不曉得。可不是笑話。但是你雖不知我到替你數的好好的。共計大小一百另八粒。如今你可便當他們仔細數來。少了一粒。老僧便全體兒要他們的命。長老說了這話。早把那黃臉漢子。急得滿頭大汗。復又下拜道。小人不肖。如今還有幾顆在這兒呢。說着就懷內又掏出五七顆來。長老哈哈笑道。狗頭。你如今可知道老僧了。老僧也知道你們都是不屠語教的東西。本待殺了你。但是反污了我的仙劍。滾罷。下次偷再不革心洗首。管叫一個個都逃不出老僧的手。那伙人聽了這幾句話。便似逢了放天大赦一般。大家抱頭鼠竄如飛而去。同時那一條匹練似的怪物。也失了踪跡。敏兒此時已驚得呆

了。暗說真是怪事。想不到師父竟有如此神通。一伙人這樣的砍他。他却並未傷半根毫毛。這伙人既去之後。又會得回來求他饒命。并且那雪亮的怪物。能將衆人的髮辮割去。並不會傷着皮肉。真是神不可測的奇事。更有一層。我的珠袋。他平素並不曉得。如何竟會知道裏面的珠兒多少。又曉得那人身上還藏着這幾樁事。在他小心孔裏。盤來盤去。竟弄得迷離撲朔。一時也不知長老是仙。是人。是神。是怪。彼時外面已在半夜之後。八月初旬的天氣。天上明月正照得澈地通明。一瀉千里。長老見敏兒呆呆地立著。反笑着說道。敏兒你還想什麼呢。天氣尙早。你還是去睡睡罷。這一袋珠兒。你也知道是件惹禍之物。不過你是得主。尙且鬧出這許多事來。至於那個天主還鬧的。比你可憐啦。這件事。我此刻也無暇和你說。將來你總會曉得。便是方才這一伙人。你將來一定還要遇着。至於我方才使的這些手段。便是我常和你說的鍊的工夫。你如今可明白麼。敏兒聽了這話。如夢初醒。不禁失聲叫道。哦。原來這都是師父鍊的工夫。徒弟這回可明白了。將來徒弟跟着師父學習。一定也會這般手段。長老

笑道。早哩。你如今還是一竅不通的小孩子。祇好等練到那裏。說到那裏。這一袋珠兒。你也不必再收着了。且放在我這裏。等將來你學成之後。再交還你。因爲這個珠兒非同小可。遺失了更了不得。敏兒唯唯稱是。便將珠袋交給長老。自己仍到神櫃上睡了。從此之後。心中很拜服長老。知道長老是個非常人。但是還不曉得那匹練的怪東西叫什麼名目。又怎樣能預知一切的事。雖幾次問長老。長老却不肯說。祇道且待你有了工夫。自然曉得。此時便告訴你也沒用。又經了半月工夫。方才到了峨眉山。那峨眉山是歷古以來的仙境。高聳雲漢。怪石嵯峨。山下有座普光寺。長老名爲本寺的方丈。可是他修練的地方。却在山上。山上有座紫霞洞。歷史悠久。相傳歷朝都有修仙鍊氣之人。在那裏白日飛昇。并且又傳說沒有根基的人。絕不能上得山去。當時廣智長老帶了敏兒。一步一步的走上山去。果然又是一番氣概。敏兒到了此處。不由而然。胸襟便疏爽了許多。只見紫霞洞口。有個十二三歲的小廝。在那裏使拳弄脚。一見廣智長老回來。便如飛趕來。高高叫了聲師父。又見長老帶了個小童上山。倒不

禁十分奇異。顯出驚訝的神情。滴溜溜將一對小眼睛。不住對敏兒打量。敏兒也覺得這小廝天真爛漫。玲瓏活潑得可愛。也不住斜睨着眼睛向他瞧。看長老笑道。你們看什麼。便指着敏兒向那小廝說道。這是我在江南新收的徒弟。便是你的師弟。他姓周叫做周敏兒。那小廝聽說爽快直直的笑道。哦。原來是新師弟。長老又對敏兒說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叫做林華甫。他今年十二歲。已在山上三年了。乃是你的師兄。我一共祇收了你們兩個。并且山上也沒有其他閑人。說着話。便領着敏兒和華兒。一齊都到石洞裏。敏兒看那山洞。真是天然的福地。裏面房屋整潔。一切都是白石砌成。也有水池。也有假山。水池裏還有不少的魚鱉游着。廊前一株松樹。樹下立着一對白鶴。幾隻花鹿。見了人也不驚躑。敏兒出世以來。幾曾見這般仙境。祇覺一到裏面。俗氣全消。心地豁然開朗。長老引他二人到石屋裏。叫他們在石櫬上坐了。然後對敏兒說道。你如今已到了這裏。此後須屏除私念。專心習藝。祇要你肯用心吃苦。將來一定能造就出一個大英雄。敏兒初到洞裏。糊糊塗塗。祇一味點頭答應。長老又向華

兒說道：你在此已三年了。練的工夫雖不怎的。但是已經有了眉目。你師弟初來。他還是一竅不通。不知道工夫武藝是什麼東西。我目下還有事出去雲遊。你便領着他先學習些皮子。他的根基是好的。一定能得心應手。華兒聽說。跟着嘴笑道：帶領師弟。倒不算事。却是師父纔回山。怎麼又要雲遊呢。長老道：出家人本來沒有一定的事。不過我想你三師叔那裏。多年不去了。準備趁這秋高氣爽天氣。到那裏走一遭。并且告訴他。收了。你師兄弟二人。叫他也歡喜歡喜。華兒又問師父幾時前去呢。長老道：也不過在這天裏便去。華兒笑了一笑。便領着敏兒到洞外來耍子。過了幾天。廣智長老果然又下山去了。敏兒初到山上。心中還有些害怕。如今跟着華兒頑了幾天。也漸漸廝熟了。并且華兒也是小孩子。大家性情格外相投。華兒是有工夫的人。爬山越嶺。十分爽利。敏兒雖不及他。但是小孩子頑皮。是極高興的。更兼又有華兒指導他。不上半月工夫。也會些皮毛工夫。華兒更教他學着打拳頑腿。敏兒於不知不覺中。也得了不少進益。又過了多時。峨眉山前前後後。敏兒已走得熟了。起初還當做這樣。

大山。山上一定有毒蛇猛獸。誰知跑來跑去。始終沒看見這般惡物。倒不禁疑惑起來。便向華兒問道。這樣大山。如何竟沒有野獸呢。華兒笑道。你那里知道。這山是仙境。比不得野山。莫說野獸。走不到山上來。便是有野獸。也不敢傷人。敏兒笑道。照你說。這裏是仙境。那麼我們都是神仙了。華兒道。我們雖不是神仙。但是能做師父的徒弟。却也緣分不淺。敏兒道。如此說來。師父一定是神仙了。華兒搖頭說道。師父也不一定算是神仙。不過他已有神仙的跟腳了。敏兒却不相信道。師父如不是神仙。他如何會得未卜先知呢。華兒道。你在那里見師父未卜先知哩。敏兒便將那日在山神廟所遇的事說了一遍。又道。師父如不是神仙。那些人一刀一刀的劈他。怎麼劈他不死。并且那一條匹練也似的怪東西。我雖不知他從何而來。却見他向師父嘴裏而去。況且他從來也不會曉得我有個珠袋。那天他不但曉得。竟還曉得珠兒有多少。數還沒有數。他又曉得那黃臉的身上還藏着。你想這幾件事。他不是神仙麼。華兒笑道。你實是不懂什麼。我告訴你。師父是個鍊工鍊氣的人。他的工夫很是了得。運用起

來。能使渾身似鐵。任憑你刀砍斧劈。傷不得他絲毫。那工夫叫做鐵布衫。又叫金鐘罩。我們如肯用苦工。也會學得成功。至於那匹鍊的東西。乃是師父鍊就的飛劍。這樣功夫。是不容易學的。能學到這樣功夫。便能算是地仙了。所以我說師父已有了神仙的跟腳。便是這個道理。敏兒聽到這裏。恍然大悟。說你不用說了。其餘的事。我已明白。大概地仙算神仙的一半。好比修鍊成精的妖怪一般。也能知道趨吉避兇。也能略知過去未來。是不是。華兒道你真聰明。不過師父的道行。又比妖怪大了。我告訴你一件事。是師父和妖怪鬥法。你要聽不要聽。敏兒連連答道。我最歡喜聽妖怪的故事。請你快快告訴我。畢竟華兒說出什麼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閻閻被禍邪魅頻侵 慈悲憫世長老滅怪

話說敏兒向華兒說道。我從前在家時。最喜歡聽人家說故事。而且最喜歡聽妖怪故事。但是他們總說得驢頭不對馬嘴。或是有頭無尾。我聽了實在乏味。如今你肯說給我聽。真叫我快活極了。華兒笑道。你從前聽的故事。是假的是

人捏造出來的。自然有頭沒腳。我說的這個妖怪。不但完全是真的。而且是我親眼看見的。敏兒吃驚道。難不成你也跟着師父。和那妖怪鬥法麼。華兒道。怎麼不是。你別忙。我先拿樣東西給你看。說着一溜煙跑到石洞裏。在石榻下面取出個精緻硃紅木盒。見方的有尺餘大小。笑着說道。你道這裏面藏着什麼呢。敏兒笑道。我又不是師父。曉得人家的東西。你拿出來給我看看吧。華兒笑嘻嘻開了盒蓋。拿出個又硬又黑的東西。圓的扁扁的。說你認認看。敏兒接在手裏。瞧了一瞧。道。別是老古銅錢罷。華兒搖頭笑道。不是不是。那有這麼碗口大的古錢。况且錢是有眼的。你瞧這個眼在那裏。敏兒道。既然不是錢。我可不曉得。我是聽你說師父和妖怪鬥法。不是要看看你的古董。華兒道。是呀。誰說要你看古董呢。告訴你。這一個便是那妖怪的鱗甲。敏兒唬得連忙將那鱗甲遞在華兒手裏說。哎。啻什麼妖怪。有這麼堅硬的鱗甲。華兒道。提起這個怪物。是一條修煉成精的蜈蚣。說着。便用手指着山下道。你瞧。那面有座小山。離這裏有三十餘里。敏兒道。大概這蜈蚣精便出在那座山上。華兒道。那山上豈僅出



了這一個怪物。簡直便是蜈蚣的出產地。并且那山便叫做百脚山。敏兒道。你說下去罷。我不來打斷你的話頭。你和師父畢竟怎樣和那妖怪鬥法呢。華兒道。這件事。出在一年前。百脚山本是陽關大道。行人所必經之處。附近雖沒有人家居住。稍遠却有一個鎮市。叫做蝎子鎮。敏兒聽了蝎子鎮三字。忍不住失笑。華兒道。你笑什麼。難道我哄你麼。老實告訴你。蝎子鎮有蝎子鎮的出典呢。下一次我再告訴你。如今且說百脚山的事。這百脚山既是蜈蚣的老家。人家自然不敢到山上去。便是有人要打從山下過也非等天明以後。日落以前。纔好打那裏走。否則便不能冒這個險。敏兒道。這是什麼原故呢。華兒道。蜈蚣這件東西。最怕的雄鷄。天明以後。雄鷄高啼。蜈蚣聽了便害怕。不敢出來。日落以後。雄鷄已歸了窠。蜈蚣便毫無忌憚了。敏兒道。這又奇了。附近既沒有人家。那裏來的鷄叫呢。華兒道。這個真是奇事。蜈蚣雖聽不見鷄叫。但是他們很曉得。彷彿懂得人間的俗情一般。便是鎮上人家。家家都養着雄鷄。拿他當保家教師一樣看待。這樣的相處。已久遠了。人家既不受蜈蚣的害。也不知道蜈蚣在

山上是什麼情形。誰知去年三月間。忽地發生一件怪事。便在日本落之前。百腳山下。有一個似人似怪的妖邪。吐氣傷人。人吃他噴倒之後。便被他夾生吞下肚去。有逃得性命的。親眼看那妖怪。嘴內顯着兩個大紅鉗。分明便是蜈蚣精的化身。因此一傳十。十傳百。唬得過路的繞圈子。攙百徑。連日間都不敢走。誰知隔不多時。那妖怪格外猖狂。竟到鎮上來了。他也不怕雄雞。也不怕人。起初還不過傷些禽畜。後來竟專吃小兒。甚至大人。他也吃起來。全鎮二百餘戶。鬧得地覆天翻。騷擾萬狀。便大夥兒來求師父。因為他們都知道師父的神通。很有斬妖捉怪的能力。師父是個慈悲爲本的人。自然一口應允。但是當時却對衆人說。自己雖懂些吐納工夫。無如能力有限。恐怕拿他不住。衆人又一齊苦求。師父想了一想。便說你們且回去罷。這件事我雖答應了。但是如今立刻要去尋一個人。向他借樣寶貝。能撞着他。是你們造化。如今撞不見他。未免又要多遭一天的荼毒。衆人一齊答道。長老法力無邊。總求勉力。我們已受了無窮的禍患。也不在乎多受一天的苦。師父見他們雖肯犧牲。他却絕端不肯說。

你們不來求我便罷。我不答應也罷。既然我答應了。你們多一天痛苦。便是我多一層罪過。你們快去。休打攪我。我立刻便要出去啦。衆人聽說磕頭搗蒜的走了。師父也隨後下山。不知在那裏轉了一轉。只見他笑容可掬的回來了。我在旁邊看見。知道師父一定已借着寶物。便向他老人家詢問。他老人家並不瞞我在懷裏。拿出一個紅漆小匣兒來。敏兒插嘴問道。可便是這個裝鱗甲的麼。華兒道。你別打斷我的話頭罷。那裏是這一個。那匣兒又小又方。又精緻。又是鋼皮打成的。當時我看了這個。便想打開瞧。却吃師父止住。說不可亂動。我又問裏面裝的什麼。師父也不肯說。祇說是最歡喜吃蜈蚣的仙物。我聽了這話。不由好奇心起。便向師父說。如師父今天去拿蜈蚣精。可肯帶徒弟去瞧瞧。師父起初絕對不肯。說我這趟去。尙且勝負未必。你是個不知輕重的小孩子。莫說捉不得妖怪。看了他連嚇也被他嚇死了。我再三懇求。并且說自己胆極大。什麼東西都不怕。師父吃我委纏。不過祇好答應我。那一天我記得是三月初三日。色還沒有落。師父便將那盒兒交結我。一同到百脚山去。他老人家却

提着一桶石灰水。和一個草葉把兒。我見了暗暗好笑。暗想師父又不是泥水匠。却帶這些東西做什麼。但是也不便問他。我這回到百脚山去。固然是冒險極了。但是仗着有師父做護符。心中一些也不怕。反想見識見識那山上百脚。怎麼樣的多。那妖精怎麼樣的惡。一片好奇的心。驟使我精神抖擞。勇氣倍增。師父看看我。却露着笑容道。你別此刻高興。停刻兒不要哭。我道。斷不會哭。要哭也不是師父的徒弟了。師父笑了一笑。當時便領我走上百脚山。我緊緊跟着師父。并且一步一步的留神看。誰知到了山上。竟使我大失所望。莫說看不見什麼妖精。便是要尋一條百脚看看。也尋找不出。那山上。光光溜溜的。連一草一木都沒有。我悄悄問師父說。怎麼山上沒有百脚。別是人家造的謠言罷。師父搖頭不答。祇把那草葉把兒。蘸着石灰水。在平地上畫了一個大石灰圈。兒。大圈兒裏面。又畫着一道略小的圈兒。便叫我捧着小盒子。在那小圈兒裏面坐了。我笑着說道。師父真會耍子。把我當做罪犯哪。師父問我怎麼說。我道。古人畫地爲牢。師父要我坐在灰圈兒裏。不是拿我當囚犯麼。師父笑道。我這

牢不比普通牢。這兩道圈兒。要比銅牆鐵壁。還要來得堅固呢。說話時。那日色已西斜了。師父又叮囑我。隨便看了怎樣害怕的東西。別大驚小怪。也別哭叫。最好你祇顧閉着眼睛靜坐。不要看外面的事。我雖然滿口答應。但是心裏斷不肯如此。暗說我與其閉着眼睛坐着。那麼到這兒來幹什麼。師父叮囑我之後。也就我旁邊坐了。我偷眼看他。祇見他閉目垂眉。好似平日在洞中練功一般。我見他不來管我。便睜大了眼睛向四面瞧看。但見煙霞四起。晚露瀟瀟。山上既沒有樹木。祇不過一些微風。足足坐了兩個時辰。並不見絲毫踪跡。我以為妖怪或者曉得師父在這裏要拿他。今天不出來了。心中反不免失望。等得疲困。也不禁閉目凝神。權且息歇。但是心中總不住提防。又過了半會。我正在朦朦朧朧的當兒。猛聽得一聲尖銳的長嚎。好似猿啼一般的可怕。直震得山谷響應。令人消魂。我知道一定是那話兒來了。連忙睜開眼睛。四面瞧看。便見在數十步遠近以外。有兩盞明燈。接接晃晃而來。華兒講到這裏。敏兒忍不住插口問道。難道妖怪像人一般。夜裏看不見走路麼。華兒搖頭道。不。你聽我說。

下去。原來那兩盞燈。並不真是燈火。竟是那妖怪的兩隻眼睛。我先離得遠。認做是燈。走近了。不但看得清楚。不是燈。並且看見那妖怪長得十分害怕。一顆扁頭。扁得十分難看。嘴裏露出兩個大紅鉗。雖是人身。人脚。却是周身也不知長着多少長毛。巍巍蕩蕩。自遠而來。他身後。更是蟋蟀索索。也不知是什麼東西跟着。我連忙向下瞧時。哎。竟是成千累萬的百脚。隨在他身後。漫山遍野而來。好像知道我和師父在此。要來和我們決鬥一般。我看了。並不一定害怕。但是也十分胆寒。看看師父。依然閉目坐着。我拉了他兩把。他絲毫不動。那蜈蚣精。越來越近。已靠第一道石灰圈子不遠。我想倒要看看這銅牆鐵壁。是否靈驗。於是格外睜大了眼睛。果然奇怪。那些蜈蚣到了圈外。便停住了。好像撞着什麼阻擋一般。我知道師父的神通。果然真大。他們竟不能越過雷池一步。正想時。那精怪好似發怒一般。又高高長嚎了一聲。便見千萬蜈蚣。似受了什麼命令。立刻擺了個圈子陣。團團把石灰圈子圍了。那精怪就地一滾。顯出原身。化做十幾丈長一條大蜈蚣。並且背脊還長着兩個翅膀。形狀怕人。我至此

不禁嚇得渾身打戰。險乎拿不住那個小銅盒。只見那精怪把頭搖了一搖。向着石灰圈兒。真撞進來。果然吃他將銅牆鐵壁撞破了。頭都已到了圈內。離着我坐的小圈子。不過三五尺遠近。我唬得魂不附體。暗想外面的銅牆鐵壁。既擋他不住。裏面的城廓一定也是失效了。想到這裏。由不得渾身抖戰。手上拿的小洋鐵盒子。不知不覺直墜下來。誰知這一跌不打緊。小盒子早跌開了。裏面跳出個茶碗大小的金雞。同時師父也驚醒了。向那金雞說了一句什麼話。我也沒聽清楚。果然那金雞。昂首剔羽。先對精怪高高叫了一聲。隨張開兩翅。逕向妖怪撲去。蜈蚣精一見嚇得連忙將頭部縮出圈外。一煞那間那金雞已變做一丈餘高。一張剛鐵尖嘴。不住向妖精亂啄。妖精雖然也拚死爭持。但是那恐慌樣兒。我看他已是驚怕極了。步步退後。想得空便逃。是那金雞十分厲害。逼得他團團繞着石灰圈子亂轉。我怕怕問師父道。偌大一條蜈蚣。怎麼便鬥不過一隻金雞呢。師父祇搖搖頭。眼看那蜈蚣吃金雞追來。繞了有十多個圈子。同時千萬小蜈蚣也跟着團團亂轉。要不是我跟師父學了一年。

多工夫。眼睛早就吃他們繞昏了。正在那個當兒。猛見那精怪忽地折轉身來。放開一對赤炭也似的紅鉗。猛不防逕向金雞便鉗。果然金雞着了。他道兒。左脚上似乎受了傷。立時大奮神威。拚命向精怪啄去。我在旁邊看見。知道他們已到了短兵接戰的時候。勝負在於俄頃。於是不禁渾身打戰。誠恐金雞打了敗仗。我料師父便要做精怪的犧牲品了。惟有師父却很鎮靜。祇管屏神息氣。對着金雞瞧看。看他們拚命爭持了半個時辰。那蜈蚣怪嘴裏忽地吐出一顆晶瑩紅赤的火珠。光華奪目。逕向金雞打來。那金雞何等伶俐。見那火珠飛至。立時把尖嘴一啄。正好啄個正着。啣略一聲。竟吞下肚去。蜈蚣精見火珠被金雞吞下肚去。霎時發了一聲長嘯。那聲音帶悲壯淋漓。光俏可駭。同時便失了戰鬥力。師父看得清楚。臉上露着笑容。呼的一聲。從口中放出一口飛劍。逕向蜈蚣精射去。那蜈蚣精此時差不多已成了束手待斃的死囚。吃飛劍一箇。盤旋竟揮做幾段。我親眼看那被斬的身段。一段段都流出白膏精血。腥臭異常。嗅了一嗅。禁不住打了幾個惡心。師父知道我要昏暈了。連忙給我一粒丹丸。



吃了之後。便不覺得臭氣。師父又向我說道。你胆真大。今天看了這妖怪並不怕。我笑着說道。我知道師父的法力啊。但是這一個金雞。還在那裏吃小百腳。他便能吃得了麼。師父道。他不過揀那將成氣候的吃掉幾個。其餘的還要待我收拾。我問師父怎樣收拾他呢。師父道。這許多百腳。要條條打殺他。一千個人也打他不盡。惟有送他到大海裏去。纔來得乾淨爽利。你別問。看我送他們去。說時。將手招了一招。那金雞便回來了。一進那圈子。撲地一交。栽倒於地。我道不好。鷄腳受傷了。誰知這一跌。那裏是什麼活雞。分明是小孩子耍玩的小頑意一般。我要去拾時。却早吃師父拾着。納在小盒裏面。并且藏到裏面去。了一面閉目凝神。嘴裏喃喃嚙嚙。念念有詞。忽地起了一陣狂風。真個是飛沙走石。星月無光。我祇得緊閉雙目。好一會。風纔停息。滿天星斗。依然顯露出來。我看地上時。那裏還有百腳踪影。連那蜈蚣精的死尸。也吹得不見了。祇落下吹不盡的幾個鱗甲。被我背着師父偷拾了回來。從此之後。百腳山的百腳。已無遺類。蝎子鎮的百姓。都感謝師父。送他一個綽號。叫萬家生佛。你聽了這一

同事。可知道師父的道術呢。敏兒聽說連連點頭道。我不但敬佩師父。并且還佩服你呢。不過還有一件事。不大明白。在這裏懷疑呢。華兒道。你還有什麼不明白。難道這件事。也有馱頭不對馬嘴的地方麼。敏兒道。不是不是。畢竟敏兒說出什麼。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六載藝成別師歸去 一生慳吝責兒無知

話說華兒問道。你還有什麼不明白呢。敏兒道。既然師父有那口飛劍。能殺死妖怪。因什麼不爽快快放飛劍傷他。何必要去弄這個鷄兒來呢。華兒笑道。你怎麼曉得。要不是妖怪吐出那顆火珠。師父的飛劍也傷他不得的。要不是那隻金鷄怪的火珠。一定是吐不出來的。這一種相生相剋的玄奧。和你細說。半年也說不完。且等你工夫到家。不告訴你也會得明白。說着。捧了那個硃紅盒子。依然送到洞裏石榻下藏了。又過了些時。廣智長老已經回山。敏兒的武藝亦已受過華兒薰陶。不比初來時半竅不通了。於是長老便教他怎樣鍊功。如何運氣。一來敏兒本是有根基的人。受着明師指導。自然容易入港。二來又

有華兒在一旁標榜着。小孩子好勝心切。不願甘居人後。格外肯下苦功。一晃三年。敏兒身手已是可觀。更兼長老不但專門教他習武。有時還指點他些文墨。因此敏兒文武兼資。並不是糾糾武夫可比。便在那一年。華兒的武藝已是超絕。并且自己還有一切的事。所以拜辭長老。下山去了。敏兒一旦失了個良伴。便沒有以前的興奮。常想和長老說。要想下山去。但是在山上數年。已知道長老一片好意。并且知道自己武藝如不精進。長老一定不肯放自己下山。一來恐怕學藝不精。在外面要吃人家虧苦。二來恐怕學成非馱非馬的技藝。不但辜負長老一片深意。并且還要玷辱長老的盛名。想到這裏。便不因華兒走了。心中沒興。倒反努力前程。愈下苦功。山中無歲月。光陰如流水。不知不覺又是三年了。敏兒已是十六歲。在山上所習的技藝。業已完成。真個是馬上步下躡高縱低。用器空手。一切軟硬功夫。無不均超上乘。達於純青地步。更兼在山中六年工夫。受着鐘秀靈氣。出落得。一表堂堂。器宇軒岸。完全脫盡以前孩提稚態。儼然是一個好男兒。偉丈夫。那日長老將他喚到座前。向他說道。敏兒。你

在此已六年了。這六年所得的進益。文才武技。尚不負爲師的一番苦心孤詣。爲師一生以來。祇傳了你和華兒兩個。你可知爲師要傳授你們的本意呢。敏兒道。師父不是常和我兩個說麼。說我兩個和師父有法緣有根基。將來學成。能傳你老人家的衣鉢。可不是嗎。長老道。法緣和根基的話。固是不错。你想天下有這許多男女。我却徧看中你兩個小孩子。沒有緣。沒有根基。何至於此呢。但是有法緣傳衣鉢的話。雖是一種本因。至於教你們學成這般技藝。一半也是因爲你們的遭際。顛沛處境乖張。好使你們自己省悟自己的不幸。推己及人。將來替社會上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除奸削佞的行爲。敏兒聽長老說到遭際不幸的話。猛然觸動六年前的舊事。垂淚說道。弟子記得那年得遇師父。是因爲弟子惹了禍端。回家不得。以至六年以來。背井離鄉。做了亡命師父。方才所說遭際二字。真是顛沛不幸極了。如今想起。弟子恨不得脅生雙翅。回轉家鄉。一次還不知我的父母。如今康健如何啦。說到這裏。那眼淚便似斷線珍珠。直掛下來。長老黯然色傷。淡淡的答道。你既然想回家鄉。爲師也正有此

意。因爲你的技藝已精。正該下山去替人間造福。祇要你師兄弟二人能不負爲師的期望。爲師便不枉傳授你們這一番了。敏兒聽罷。唯唯答應。當時便對長老拜了八拜。長老給他一口寶劍。和幾件武裝衣服。打了一個小包袱。正要拜辭下山。長老又將他喚住。說慢着。你還有件緊要的東西在這裏呢。敏兒歸心似箭。一時記不得還有什麼東西。却見長老在石壁上取下那一個六年前珠袋來。交付他說道。這珠袋是你當年遭禍之苗。也是你一生幸福歸結之物。你須仔細帶着。并且記着。失珠袋的人。便是你的終身伴侶。你也別輕易顯露。你也別輕易付還。其中還有不少的波折啦。敏兒聽了這幾句叮嚀。反不禁錯愕起來。欲想問個仔細。却見長老連擺手道。你不必麻煩。一切的事。爲師不過示你個大略。如是事事先告訴你。可不洩漏天機。叫爲師遭受天譴麼。敏兒聽說。不敢再問。又向長老拜了幾拜。這才下山而去。正是六載從師。憑際會。一身禍福。托珠囊列位看官。小子寫到這裏。差不多已將一位未來的江湖大俠士。點鋪明白。并且還引出一個同袍林華甫。做他的烘托。二人在江湖上。自

然有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小子此時却要權將他們攔一攔筆。先把那失珠袋的主人表叙一番。你道這失珠袋的畢竟是誰呢。從第一回迄今。便不曾打開這一個悶葫蘆。看官別忙。且待小子慢慢的寫來。却說江南武進常州。在江蘇六十縣區中。也算是一個魚米之鄉。物產富饒。土地肥沃。在咸豐年間。誰都曉得城裏歌祥巷。有一個大名鼎鼎齋客鬼的慈善家。這六字渾號。直使人聽了費解十分。你想齋客鬼三字。乃是刻薄慳澀代名詞。差不多便有一毛不拔的說話。慈善家是一個慷慨爲懷。樂善好施的好人。和齋客二字。絕端相反。如今這六字并爲一談。真是不倫不類極了。但是近溯六字的自來。却有一個原故。原來身當六字的主人翁。是常州城裏的第一個大富戶。叫做廖九。這廖九本是個賣餛飩的小夥計。出身壯年時。憑着一肩竹櫛。八根麻紵。混一張飽嘴。困苦不用說。好得他克勤克儉。不怕勞苦。除却一口一食而外。每年還能居積幾十串錢。後來漸擴張。不上幾年。居然吃他開了一爿小麵館。并且還討了一個老婆。那老婆也是苦出身。夫妻二人格外巴結買賣。勤儉持家。曩昔

經商什麼生意都好做。賺錢也來得容易。又兼廖九舌極泰來。鴻運大轉。一晃幾年。竟於不知不覺之中盈餘了不少銀子。於是由小麵館而開酒樓。又開米鋪油坊。說也奇怪。廖九做到什麼生意。行行都是盈千累萬的賺錢。真個是運如山。至財臨旺地。廖九在五十歲上。已成了武進的首富人家。也不叫他廖九。竟叫他廖百萬了。可是一層。廖九雖然富甲全城。今非昔比。但是一衣一食。却依然不改常度。便是一文錢。也絕不肯虛費。在他自己。自然感想着以前賺錢的不易。所以纔惜財如命。在旁人看了。誰都說他是苦命鬼。不會享福。廖九也不管人家閑話。祇一味我守我素。有一年武進地方。忽地鬧了瘟疫。十家九病。死亡相繼。地方上人騷擾萬狀。沸反連天。這一種瘟疫。如在現時。當然能斷定他名目。不是猩紅熱。便是虎烈拉腦膜炎。可以用預防傳染的方法施救。可是在前清時代。莫說聽不見這種新名詞。并且還說是天老爺降的天災。人間末劫。臨頭預防傳染的話。固然不懂。但是臨時抱佛脚。創議施醫施藥的。却是不少。有幾個急公好義。熱心公益的。奮臂而起。大家分頭幹事。或是延請名醫。或

是佈置施診。還有幾個捧着捐簿。挨門逐戶的寫些經費。本城人士當然不乏好義之人。輸將解囊。襄此善舉。一路捐到歌祥巷廖家。大家都知到他首富。願定要請他多拿出幾個錢。誰知那伙人捧了捐簿進去。恰好廖九也沾了瘟疫。睡倒在一張几榻上。一見衆人捧着黃紙簿子進門。嚇得忙從几榻上直坐起來。問說諸位做什麼呀。衆人和顏悅色的說道。本縣的天災橫降。老先生是知道的。如今外面已有幾位發起了施診的辦法了。準備多延名醫。廣惠羣黎。使一千貧苦人家。免於束手待斃之苦。你老先生可贊成這件事嗎。廖九想了一想。道。這件事確是好事。不過天災恐怕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衆人一齊說道。話雖如此。但是大劫既臨。我們却不可不稍盡人事。廖九又問道。既然他們已有人發起。諸位又來舍下做什麼呢。衆人一齊陪着笑臉說道。如今事雖發起。但是延醫設院。在在都需經費。久知老先生急公好義。慷慨爲懷。一定能解囊相助。襄此善舉。我們到此。便是來要求老先生樂善捐輸些款項。一面說。便將那捐簿打開。送到廖九面前。意思是請他看了。也好寫上個數目。誰知



廖九聽說他們要求捐款。隨即掛下臉來。連連搖頭道。哎。暗。暗。諸位別誤聽人言。以爲我的錢多。其實冤枉你。瞧我衣蔽蘊袍。如今病倒了。還沒個小錢去購藥吃呢。輸將的話。可不是要我的命麼。衆人聽他一口拒絕。到不禁吃了一怔。連忙又說道。老先生別要如此。從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老先生倘能解囊。老天一定要保佑貴體康泰。合府平安。廖九那肯答應出錢。爽爽直直的說道。你們別歪纏罷。總之要我的錢。索興要我的命好。我的幾文錢。要留了做我棺材本兒呢。儘不成自己捨不得化錢吃藥。反捐錢給人家吃藥。哈哈笑話。笑話。天下斷沒有這種癡子。幾句話說得衆人面面相覷。留既無益。走又不肯。正在那進退維谷的當兒。恰見裏面走出一個青年後生。生得五官清正。相貌豐腴。衆人看見。內中有認識他是廖九的兒子廖青萍。原來廖九祇落得這點骨血。廖青萍今年十九歲。倒是個熱心人。可惜處於庇蔭之下。處處受着胼手胝足的桎梏。耳朵裏祇聽得老子說勤說儉。差不多半篇朱子家訓。當做日常訓辭。當時廖青萍在內堂聽得老子在外面大聲疾呼。已聽出是捐款施藥的事。

暗想這件事真是一件公益。我家既擁着這許多資財，理應獨力出來創辦。如今父親連一個小錢都不肯出，可不是吃萬人唾罵一霎時。義憤填胸，連忙趕了出來，便向廖九說道：「父親，既然諸位到此，又是辦的公益，我家裏當多寫上若干，也好做人家一個榜樣。否則……」廖九還沒有說完，廖九早已如癡如狂的跳將起來，手起一掌，便向廖九臉上打了一下耳光，嘴裏氣呼呼的說道：「氣死老夫，氣死老夫，倒不想你這畜生，敢做老夫的主。哼，哼，我的錢，誰不曉得是拿血汗換來的，一個個上面都有血點，什麼香舉，祇不過他們這些流氓，沒得飯吃，借出這種名目來斂錢，你這畜生，懂得什麼世情，敢來多嘴說着，跌足捶胸，大罵青萍不能遵他訓範，把那幾根稀稀朗朗的鼠鬚，一根根氣得倒豎起來，寫捐的衆人，一見不是頭路，並且還夾七夾八被廖九罵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恨極氣極，祇好夾着捐簿，抱頭鼠竄而去。傳說開去，誰不痛恨廖九，是個毫無心肝的涼血，但是見他，不但不肯捐助公益，并且連自己生病，也捨不得延醫服藥，真是齷齪極了。因此大家都叫他齷齪鬼，誰知廖九自從衆人

去後。自己本來染着瘟疫甚重。又兼平地受了一番閑氣。病上加氣。竟致一息奄奄。不可藥救。臨死的當兒。叮囑老婆道。青兒是個不長進的東西。這一份家產。我和你掙了不易。我死之後。你須竭力把持。免吃青兒胡化。便是我的衣衾棺木。祇要揀那極破舊的衣服。及最便宜的薄材。便算數了。千萬別把有用之財。浪於無用之地。切切記着。他老婆雖然唯唯答應。可是兒子已成人了。自己又是女流。怎管得青萍的事呢。當時也祇有連連答應的地步。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捐巨款熱心襄義舉 當寶珠突兀化千金

話說廖九叮嚀了老婆一番遺囑。在第二天晚上。便瞑目長逝了。母子二人痛哭一番。雖然廖九叮嚀過衣木從儉的話。可是人已死了。也由不得他再作主。便是他老婆也覺老頭子辛苦了一世。衣衾棺廓。是最後一度的使費。過輕薄了。實在對他不起。至於廖青萍。本是天生成俠胆義腸。平日因為老子在上。專不得主。如今老子死了。大權已歸自己掌握。第一步對於他老子不肯熱心公

益是極端反對的。所以廖九死後第四天青萍便割出五千兩銀子捐做急救時疫的經費。他這番舉措並不是有心和自己老子作對。實在激於義憤。當時那干發起人見青萍獨捐出這一筆巨款。由不得都贊歎青萍。說他慷慨爲懷熱心善舉。青萍垂淚說道。列位說我慷慨實在錯了。須知這一筆巨款都是我父親苦掙來的血汗錢。我不過懷我父親的慨罷了。我父親生前是個儉約的人。捨不得將白花銀子做公益事。如今他死了。我做兒子的。又何能不替他散散福呢。所以這銀子。還算是我父親捐的。不過借手於我罷了。衆人聽他口吻。知道是他不肯使人罵他父親吝。自然要完成他一片苦心。於是那捐證捐簿依然寫的廖九名字。並且還替廖九立了一塊石碑。寫着急公好義四字。其實地方上人。誰不知道他是吝吝鬼呢。但是因爲憐念青萍的心志。在那吝吝鬼之下。又續上慈善家三個字。這一種不倫不類可憐可嗤的笑話。如今也不必再去說他。且說廖青萍自從老子死了之後。依然守着成業。銳意經營。到了第四年上。老婆子又一病而亡。青萍格外沒了束縛。少不得漸漸露出他的

抱負廣交博納樂善好施武進百姓誰都曉得。廖青萍是個慷慨佳士。聲名大了。便有許多江湖俠義慕名到武進來拜見。甚至還有一干不速之客。長期勾留在廖家。青萍爲了他們還特地造了一間別墅。接待這一干賓客。一晃又是幾年。青萍的家資。並不會因爲廣交博納。遭受損失。並且營業方面。反臻臻日上。除却廖九生前所經營的店鋪而外。青萍手裏還多了一井典當。兩井布莊。青萍和妻子便住在典當裏。每天上午却到別墅裏招待賓朋。有時還跟着江湖人練些拳腿工夫。那一天正從別墅裏到典當裏去。纔進得門。却見長櫃外立着一個年老尼姑。正向懷中摸索。青萍暗暗稱奇。說尼姑怎麼當起當來呢。不免停了脚步。立着瞧看。便是幾個朝奉也都覺奇異。那尼姑摸索了半天。却在懷裏摸出一個口袋來。向一個年老的朝奉說道。小尼有些微東西。想在貴典裏當一當。不知可以不可以呢。那老朝奉也是個知人識貨的。見老尼仙風道骨。一表不俗。便估定他別有原因。與平常主顧不同。當下堆着笑臉說道。師太有什麼物件要當。小典自無不可之理。老尼指着口袋道。既然如此。便請估

一佔看。老朝奉向那袋內瞧時。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那袋裏裝的。是許多玉潤精圓的明珠。看了一眼。便知道這一袋明珠。價值連城。非同小可。也不細數。便說師太意欲當押若干銀兩。老尼笑道。你瞧罷。能值幾何。便當足多少。如何。老朝奉搖一搖頭道。在下却未便說。因爲師太的寶珠。價值太大了。便是盡了小典資本所有。也當不足玉珠的代價。老尼微笑道。瞧你不出。真是識貨。果然小尼的珍珠。你們錢是當不起的。却要當你們貴東府上一個人。老朝奉見他說話有因。且滿面含着笑容。料定沒有惡意。便笑着說道。師太如要當人。便請與敝東面洽。說着便對青萍指了一指。老尼回轉身來。和青萍打了一個照面。青萍在他和老朝奉問答時。早在暗中窺覷。見老尼生得面如滿月。氣度驚人。雖然年近七旬。却毫無龍鍾狀態。并且眉宇間還顯着英武氣概。心中早料定不是俗尼。一見老尼回轉身來。自己便連忙上前拱手道。師太佛駕光臨。弟子失於恭迓。方才的事。弟子已聽得清楚。這裏不是說話處。便請到舍內小坐。如何。老尼點首笑道。好好。小尼正要和居士談談呢。說着拿了珠袋。隨着青萍走進。

內室。青萍問他上下。仙山何處。老尼道。小尼慈光在河南白雲庵出家。今天到此。並不是當什麼當。却是想和居士商議一件事。青萍道。原來是慈光師太。弟子失敬得很。方才弟子聽師太利敝夥談說。已知師太一定別有佛諭賜教。所以纔敢有煩師太仙駕。如今正要請教這個。慈光師太說道。小尼如說出這句話來。居士一定要怪小尼突兀。小尼有言先容。無論居士允於不允。却不要見怪。青萍道。弟子雖是俗眼。却也未嘗盡盲。師太有話儘管說。弟子絕不敢道師太半個不是。慈光師太哈哈一笑。說既然如此。小尼便說。小尼因爲居士有位千金。與小尼有一段師徒之緣。今天到此。便是想化令千金去。不知居士愿捨不願施捨呢。青萍聽了這話。真覺來得突兀。怔了一怔。爽然答道。師太此言何來。弟子並沒有小女。祇有一個犬子。今年方交六歲。恐怕不能隨師太去。慈光師太哈哈笑道。罪過。居士怎麼在小尼面前打誑語。小尼如不知道。怎好前來曉舌。畢竟你的令郎。是雌而雄呢。還是雄而雌呢。這句話說得青萍面紅耳赤。原來青萍並沒有兒子。祇生着一個女兒。今年六歲。青萍夫婦愛如拱璧。並

未將着女兒看待。降生以後，便將他當做男兒。衣裝服式都是男兒打扮。家中上上下下，除却兩個老婆子知道底細，其餘的人，祇知道家主有個玉哥兒。並不知道是玉小姐。本來青萍夫妻，將女兒當做兒子，也沒有一定用意。祇不過因為愛子心切，女扮男裝，當做耍玩罷了。幾個老婆子，因為迎合主人心理，所以口口聲聲都叫玉哥兒。青萍夫婦，自然也以假作真，以訛作訛的模糊答應。局外人更不知就裏。真認玉哥兒是男兒。這種笑談，不料却被慈光師太點破出來。青萍好生疑惑，暗說這老尼他怎麼知道我家的事。心中更覺慈光師太不是常人。如依着青萍那一般任俠好奇的心理，便肯將女兒拜給慈光師太。但是再一想，自己祇有一個愛女，究竟不能因為好奇的揣測，平白地將愛女送在一個素不相識的尼姑之手。當時祇得對慈光師太說道：師太慧目如見，弟子不敢說謊。確實是個小女，但是一層師太雖然慈悲，肯收他做個徒弟，無如弟子夫婦二人，膝前祇有他一個。實在不能從命。捨他遠離。慈光師太聽他說罷，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道：這也是定數。該他有一番劫難也。罷再說罷。青



萍忽聽他說出劫數二字。倒不禁突兀起來。忙問師太。難道小女該有什麼厄麼。慈光師太且不言語。半晌說道。此是定數。此時未便奉告。居士日後自然明白。說着立起身便走。青萍心中疑惑不定。也不再留。送了慈光師太回來。纔見桌上遺着那個珠袋。連忙提着追出去送還他。那裏還見老尼蹤影。便是前街後街。四下追問到了。人家都道不曾看見什麼老尼。青萍追尋不着。祇好仍舊提了珠袋回來。滿擬慈光師太一時遺忘。一定還要回頭來取。誰知老尼一去。竟如石沉大海。音信無聞。青萍無奈。祇得將珠袋交給妻子。且告訴慈光師太要收女兒作徒的話。他妻子笑道。天下那有這般突兀的事。可惜你當時沒來喚我。瞧這老尼姑是什麼樣子。無端向人家化兒女。說出來可不是件笑話。青萍搖頭道。老尼雖然來得突兀。但是我倒很相信他不是常人。他臨走又說什麼劫難的話。更使我心中不安起來。他妻子格外大笑道。虧你常自誇是個好男子大丈夫。如何信起這些鬼話來。我告訴你。三姑六婆。從來不是好人。他或是想騙女兒。故意拿這些話來唬你。我雖是個女流。倒反不相信迷信的事。

況且我們又沒做什麼惡事。那裏會遭什麼劫難呢。青萍聽妻子一篇勸說。雖是不錯。但是心中總覺怏怏不樂。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誘婢女店伙試偷香 當破席英雄識佳士

話說廖青萍自經慈光師太一番警告之後。在起初幾天很覺心中悵悵。後來過了些時候。便也不放在心上。依然經營商業。交結賓朋。光陰流水。彈指三年。這三年之中。回憶到慈光師太規數的話。並無絲毫朕兆可徵。於是格外不再掛懷了。至於玉姐兒呢。已是九歲。出落得一表人材。婀娜秀麗。青萍夫婦自然快活得不用說。互相談起三年前的舊話。當做一件笑談。不以為事。誰知便在那一年。忽地廖家鬧出一件冲家敗產的巨禍來。正是蕭牆禍起。纔知老尼有慧識。迷津未渡。方悔劫數非誕言。原來廖青萍自從多了幾爿店鋪。又設立了一座別墅。聲勢固然比從前不同。使費也比廖九在日擴大了幾倍。但是廖青萍夫婦。絕不肯養尊處優。使出一呼百諾的排調。除却各店鋪以及別墅裏。多用着幾個使喚人等。自己方面。祇有一個老僕廖福。還是廖九在日用的。今年

已經六十歲的人了。爲人忠厚老實。青萍因是父親信用的人。對於他十分優渥。雖說是個奴僕。却不使他引重致遠。祇不過使他管管閑事罷了。除他之外。其餘是一個中年僕婦。和一個十五六歲的丫環。都是青萍手裏用進的那丫環。叫做秋華。本是一個極可憐的小兒女。自幼父母便雙亡了。十二歲時由他叔父做主。賣給廖家。青萍夫婦。都是十分痛惜兒女的。見秋華身世可憐。格外十分憐憫他。秋華也懂得主人和主母待他好。做什麼事。都肯盡心盡力。討青萍夫婦的歡喜。一晃四年。秋華那年是十六歲了。每天帶着玉哥兒在家中閑頑。彷彿像是保姆一般。青萍的住宅。是和典當連家店。祇不過隔了一重天井。當然沒有內外。秋華和玉哥兒也不時到當內和朝奉說笑。誰知當內有個小伙計。叫做何辛甫。年二十二歲。生得秉性刁頑。好色如命。典當的規矩。無論什麼朝奉小幹。一切用人。平時都不輕易出外的。那意思。是因爲當典是貧民的存庫。負着莫大保管的使命。惟恐伙友良莠不齊。鬧出什麼偷漏走失的弊端。來。不但賠虧償累。義無容辭。甚至拿不出人家原物。還要鬧許多糾紛。何辛甫

既是個青年小伙計。又是好色如命的色鬼。受了那般無形拘禁。直使他獸慾如狂。春心蕩漾。平日見着當當的青年婦女。便好似和尚見了酒糟。擠眉毛。裝鬼臉。做出十二分的醜態。但是一個在櫃外。一個在櫃內。何辛甫雖然有心。旁人却是無意。結果不過是鏡花水月。吃的空心湯糰。何辛甫對外既歸失敗。少不得轉移眼光。落在秋華身上。秋華本是個好女兒。天真爛漫。絕對不曉得什麼是情。什麼是愛。雖然二八年華。無如彼時婦女的智識。和現代大是不同。但是一層。越是智識不開通。越是容易受人家誘惑。何辛甫既着眼在秋華身上。少不得使出全副手段。用盡渾身的技能。秋華竟吃他誘惑上了。秋華的房間。本是一人獨宿的。何辛甫的拘禁範圍。祇限於不出店門。雖然不能明目張胆到內堂去。可是黑夜偷香。儘可使得二人陳倉暗渡。打得火熱。何辛甫固然大慰渴望。可憐秋華都受了他的蹂躪。一個人做了曖昧事情。心中便耽着鬼胎。有一天。何辛甫正在那裏偷垣越壁。猛聽得腦後有人哼了一聲。這一聲不打緊。直把何辛甫唬得打從牆上直顛下來。還虧得牆垣不高。沒有跌傷什麼。溜

回自己睡處。心中不住勃勃亂跳。暗想方才不知是什麼人。躲在那裏。唬我。照這般看來。我們的秘密。一定已有人識破了。這件事偷鬧穿了。誘惑秋華的事。還可以胡賴了。但是我還偷了許多金器首飾。給秋華的一穿百穿。可不是件玩兒。當時盤算了半夜。暗說與其在這裏提心吊胆。莫如索興大做一番。串拐了秋華逃走。到還一了百了。主意打好。便悄悄起來。逕到首飾庫裏。收拾了大。件小件許多金器包着。正待出來。猛見迎面如飛的閃出一條黑影。夾領一把。便將何辛甫扭住。喝聲狗才。你幹得好事。何辛甫吃他這一扭。唬得魂飛天外。起初還當是本店的更夫。及至定眼一瞧。黑暗還看得清那人一個癡頭。忍不住叫聲。唷。哎。自己胆反壯了。說你不是張二爺麼。黑夜裏在此怎的。那人哈哈笑道。狗才。你還問我麼。你到這裏來又做什麼呢。看官。你道張二爺是誰。原來是湖廣人氏。名字叫做張廣泰。只因他天然生著一個癡頭。人家都叫他張二癡子。張廣泰雖是癡頭。却有一身驚人的技藝。從前在湖廣時代。人家因他是個窮光棍。又兼面目可憎。誰都不知道他是條好漢。他也不肯輕易施展出他。

的武藝給人家看。有人見他窮得可憐，勸他何不做做苦工，也混得飯吃。他搖頭說道：「憑我的能爲，做武官也容易，何愁吃飯？」那人道：「你既有能爲，何不施展出來給人家瞧瞧呢？」他又搖頭說道：「我的武藝是要撞着識貨的，才肯給他看。不識貨的，瞧了要瞎眼。」那人見他說得哇苦，再也不去多問。並且有人還把他當做癡子。那日張廣泰聽得人說武進廖青萍是個疏財好客的好漢子，交結得不少的江湖豪傑。他便不遠千里而來。到了武進之後，他還不肯毛遂自薦。味然到別墅去，却先來試一試廖青萍的眼力。於是便將自己隨身的一條破蓆，逕到青萍典當裏來當。衆朝奉一齊嘩然，獨有那個老朝奉眼色過人，見張廣泰雖是風塵滿臉，潦倒不堪的樣子，仔細瞧去，却是瑩卓不凡，別具氣概。當下連忙過來拱手，問他這破蓆要當多少銀子。張廣泰看了老朝奉一眼，便說：「我這破蓆暫當一百兩紋銀。」可還使得老朝奉一口應允，說是值足值。隨手稱了一百兩銀子，交結張廣泰而去。此時閣店朝奉都道老朝奉癡了。這一條又臭又爛的破蓆，竟當一百兩銀子，倘是金銀珠寶，可就無從給價了。有幾個多

嘴的伙計。便將此事來告訴廖青萍。青萍雖知道老朝奉定有卓見。但是分明一條破蓆。却也有可異之處。當下便走將出來。向那老朝奉笑道。老先生將一百兩紋銀當入這條破蓆。是何道理呢。老朝奉也笑道。當這一條破蓆時。可惜東翁不在這裏。如在這裏。五百兩還要當呢。青萍吃怔道。這是什麼說話。老朝奉道。破蓆並不值分文。當當人的身體。却值得非同小可。青萍忙問當當的是何等人物呢。老朝奉還沒有回答。其餘一千朝奉。一個個早已笑着說道。顛倒一個癡頭。叫化子身價。怎說是不小。老朝奉正色說道。你們別好笑。我在這樣估當的東西也多了。見識的人物也廣了。何曾有什麼差誤。你們如不信。包管在五天之內。當當的那人。一定要來取贖。他如不來。我不但賠貼這一百兩銀子。不算。并且再也不在這裏當朝奉了。青萍也說道。老先生卓見高超。非爾等可及。便是果真不來贖。也不過損失一百兩銀子。算不了什麼事。衆朝奉見東家深信老朝奉。自然未便再說。青萍却叮囑老朝奉道。偷那贖當的來時。請打發小幹來招呼我。見識見識是何等人物。老朝奉應了個是。青萍便向裏面去。

了。衆朝奉竊竊私議道。老奉朝他敢保險五天內那人來贖。我們且等着看過  
了五天。看他還有面目在這裏沒有。因此大家都當做一件正經。每天盼望着。  
一天一天的過去。已是第四天了。幾曾見那個癩頭前來。衆人都道這一次老  
朝奉可瞎了眼了。多半連自己生意。也要送在那癩頭化子手裏呢。誰知話猶  
未了。早見鋪外急急忽忽闖進一個人來。衆人不看則已。一見却齊齊喝起來。  
來。你道爲何。原來那人不是別人。正是當被席的癩頭張廣泰。此時早有人飛  
報進去。青萍聽說當被席的人來了。驚喜得抓耳揉腮。暗暗佩服老朝奉卓見  
不凡。既然他能料人如見。間接便知道當被席的一定也是個奇人。當時三脚兩  
步飛趕出來。果見有個癩頭大漢。正和老朝奉攀談。青萍暗暗打量那癩頭的  
氣度。雖是風塵滿面。真有一種令人可敬的浩然正氣。青萍近幾年來。已和一  
干江湖人相處慣了。覺得別墅中所留的人物。都是些庸碌無奇的俗子。間有  
一二聊具偉岸的。却始終沒有這癩子氣概。驚人敬愛到極處。忍不住上前來  
招呼。且請張廣泰到內室細談。張廣泰本是有心來試廖青萍的。一見他果然



識得自己。也便樂於相從。二人相將進了內堂。青萍謙恭禮讓。視爲上賓一般的款待伊。張廣泰故意說道。小可不過是一個窮極無賴的叫化。怎敢有勞尊駕這樣的抬舉呢。青萍說道。尊兄太言重了。不瞞尊兄說。小弟雖是一雙肉眼。然而還能辨識得英雄。小弟閱人多矣。還沒有撞着尊兄這樣的人。尊兄倘能。在小弟這裏盤桓。那時便識得小弟的胸襟了。張廣泰見他十二分器重。自己也未便隱瞞。便將慕名來見。故意當破席的話說了一遍。又說那位老朝奉。小可見他倒也是個卓識過人的人。竟能識透小可當破席的用意。真是難得。青萍也說老朝奉平素的眼力極好。可惜他當了一個朝奉。否則却也非比凡俗。二人談談說說。內堂上已擺了酒宴。青萍便請老朝奉進來。一同把盞論杯。張廣泰在席上問廖青萍道。尊兄既銳意經商。如何却喜結交武友呢。青萍嘆了口氣說道。小弟的抱負。本不愿做這剝削經營。無如先父成業。實不敢廢。因此祇得仍守遺風。其實小弟的懷抱。雖不想做什麼黃衫狎衛。却也愿意在社會上做一番俠義事業。如今可是做不得了。張廣泰點頭道。像尊兄這般抱負。實

係志氣不凡。但是有志竟成。如何却說如今做不得呢。青萍又嘆了一口氣。說出幾句話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江湖漢尸位圖口腹

張瘋頭揮帶策羣牛

話說廖青萍向張廣泰說道。小弟雖有意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無如受了這許多身家之累。况且目下已是將近三旬的人了。近兩年來。雖然跟諸位道友學得幾手拳脚。可是祇有一知半解。小弟是知道的。要在社會上做事業。非恃有過人武略不可。因為近代的時世。公理久已淪亡了。要伸公理。除却強權。沒有解決的可能。尊兄請想像小弟這樣年齡。還能鍊得出驚人的武技麼。張廣泰搖頭說道。這也沒有什麼練不出。不過像尊兄這般家世。又是這般慷慨。便是沒有驚人武技。一般也能造福社會。何必定要有武技纔行呢。青萍的初意。本想借自己抱負來叨教張廣泰的武藝。以為自己說出一知半解的拳脚。張廣泰。如是好武言勇的人。一定能拋磚引玉。發表他的高調。誰知張廣泰並不是好大言誇的人。毫不表示自己的能耐。青萍也未便刻意深求。當下酒罷。青

萍便命人取出一套新衣。給張廣泰換了。張廣泰並不謙辭。爽爽直直的穿着。青萍又領他到別墅裏去。那時別墅裏常住着二三十個江湖人。平日間打拳踢脚。舞劍頑刀。逍遙自在的過着快活日子。其中雖然也有幾個好手。不過大多數總是一干江湖賣解頑拳的夯子。夫家都欺青萍對於武技是個外行。樂得濫等戶位。毫無意義的住在別墅裏受用。便是青萍初時沒立別墅。也不過因為家中眷屬雜居。接待賓朋很有未便。所以纔另造別墅爲接待賓客之所。並不想常期容留他們在墅中居住。誰知這干人却常做安樂窩。來而不去。留而不走。青萍自然未便下逐客令。但是心中反耽着驚恐。因為彼時當洪楊亂後。清廷對於漢人的舉措。防範得極是綦嚴。江湖武進又是全國的中心點。清庭眼光格外十分注意。莫說青萍容留着這許多武弄刀弄劍的武漢。有干禁犯。便是文人墨客稍微弄筆不愜。也不免遭了文字冤獄。好得彼時武進知縣是一個清官。深知青萍不是圖謀不軌的人。並且知道他慷慨爲懷。對於地方很能熱心善舉。因此並不曾干預他。當日青萍領着張廣泰到了別墅。正好那

一千武漢在院內空地上弄棍舞刀。一見主人領着個癡頭朋友進來。大家都想在主人面前顯一顯威能。又想那癡頭朋友。或者也是來賓。更要賣一賣先進的資格。於是大家都鼓着笨牛一般勇力。使盡平生的絕技。拚命騰挪。青萍看他們頑得起勁。便向張廣泰說道。張爺。請瞧他們的技藝。可還去得呢。張廣泰笑而不言。半晌說道。去是去得。可惜他們太賣力了。尊兄請瞧他們不都是掙得面赤筋露麼。青萍聽了這兩句話。知道他話裏有話。無非說他們用的死力。並不是真實工夫。當時也笑了一笑。本想請張廣泰試一試技略。再一想。伊是初來。如請他試藝。不免帶着改驗伊的色彩。似乎未便。張廣泰到了別墅多時。也不和衆人招呼。也不會施一施自己的能爲。祇一味飯來開口。睡來閉眼。衆人看他情形。都說他是個騙子。有時撈着他。使一使刀棒。他總說諸位別佈弄我了。讓我混一口現成飯吃罷。衆人聽說格外將他當做沒用飯桶。再也不去理睬他。却是青萍很有卓見。依然不改曩昔謹敬的態度。一晃半年。那日正是三春天氣。青萍邀着張廣泰以及別墅裏全體賓朋。都到郊外閒遊。走到一

處。荒場地地方。只見場裏有十幾隻牛。在那裏爭草相鬥。也有互相角觸的。也有兩三隻獨鬥一隻的。嗷嗷哺哺。攪亂得一團糟。青萍吃驚道。我常聽得人說。古來勇士。能力持猛虎。手格鬥牛。但是我祇知道老虎的利害。却不知鬥牛有怎麼的兇狠。如今看了這樣的鬥法。直使我信服古人的話。是不錯的。張廣泰笑道。持虎格牛。不過是一勇之夫。算什麼事呢。近代有工夫的人。輕則身等於鴻毛。重則力大如泰山。要和猛虎鬥牛。持格起來。還不是尋常的事麼。青萍聽了。還沒有回言。同來的一伙武漢。都冷笑說道。張爺真是近代的好手。說的話真輕脆。不過張爺在廖兄府上也近一年快了。我們却沒有領教過張爺手法。便是一勇之夫的力氣。我們也沒有見張爺練過。如今當着廖兄。別說這些大話。來。唬我們罷。張廣泰見他們諷刺自己。微微笑道。本來小弟是一個混飯吃的人。以前便向諸位言明過了。不過小弟果真要使出一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來。哼哼。可不是張某說句刻薄話。恐怕諸位還比不上我的混飯吃呢。衆人平素都是欺負張廣泰慣的。張廣泰平素也是受衆人欺負慣的。一旦乾綱大振。

說出這幾句話來。不但使衆人聽了動怒。便是青萍也不覺暗暗吃驚。衆人一齊說道。張爺既然這般說。料必有驚人技藝。藏在肚裏。我們今天當着廖兄面前。到要領教領教。否則自己說大話混飯吃。可別要反帶着不說大話的坵台。有幾個更說道。你們不用催逼。我知道張爺的能爲大着呢。他能吃飯睡覺。還能睡在床上做夢功課呢。一片不堪入耳的譏諷。青萍連連喝止。張廣泰却不動聲色。反笑向衆人說道。諸位別哇苦我。小弟實是不會拳脚的人。但是諸位既然高興。廖爺又在這裏。小弟不妨頑一個玩兒。給諸位開開懷。衆人聽說一齊高高說走呀。今天見識見識張爺的絕技。使我們開開眼界。青萍也因不曾見過張廣泰的能爲。聽他說肯賣弄。自然大喜。當時張廣泰向衆人問道。諸位請出個題目。待我好做。衆人瞧了一瞧。見東北角上三條牛正互相觸得一團糟。聲勢十分涵湧。隨指着說道。張爺方才說格鬥牛是極尋常的事。你瞧那三個笨伯。正鬧得高興。張爺何不替他們解一解和。張廣泰笑了一笑。說諸位我張某偷是拿手去格鬥他。也算不得我的本事。待我拿一件東西來指揮他。管叫

他聽我的號令。一面說便向腳管解下一根繫褲管的帶子。向衆人說道。這一根腳帶。諸位看見的。我張某並不會法術。管叫憑着他來驅策這一二個笨貨。衆人一齊看那根帶子。祇不過二尺來長。並沒有奇異去處。也不知張廣泰用這根帶子怎樣施爲。大家祇睜着眼睛。看包擺佈說也奇怪。祇見張廣泰將那條腳帶在手中擺了一擺。那條又賴又曲的腳帶。立時變做長鞭一般。曲的忽變直了。軟的忽變硬了。衆人看在眼里。都不禁驚異起來。暗說張瘋頭鬧的什麼鬼。青萍雖不懂內工。但是他的宿慧過人。知道張廣泰的武藝。一定不是衆人祇會得皮毛可比。於是心中佩服。一面看他怎樣對付那三條鬥牛。却見張廣泰並不用帶子去鞭打他們。祇將右手虛晃了一晃。那三條笨牛便似受了驚雷疾電一般。一個個立時垂頭縮頸。步步倒退。張廣泰又將腳帶一指。那三條牛便一齊並立着不動。眼看着地上有許多草料。可憐連眼睛瞧也不敢瞧一瞧。此時不但青萍看了入神。便是那一千放牛的牧童都嚇得不敢動。揮張廣泰制定了三條笨牛之後。又將腳帶向四下晃了幾晃。只見荒場上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曉得的。當時沉吟了一會。便向關大鵬說道。論說廖青萍在武進地方。大家都公論他是個好人。不過你既說他謀叛有據。本府當然不能一定說這事必無。但是如今祇憑信姓何的一面報告。便大張旗鼓去拿他們。似乎太嫌深信人言了。本府想來。你且挑帶幾十名兵役。去到他別墅裏。將那張二癩子拿來。待本府訊究明白。然後再說。關大鵬聽說。連忙答應了一個是。立刻回到營房。請想湘軍的威燄。何等鋒芒。平日間連一個小兵在街上走動。差不多都是挺胸疊肚。耀武揚威。如今爲着捉拿反叛。自然格外要裝出十二分聲勢。關大鵬領着二百名冒冒軍。一個個彎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一般。并且還準備着大桶烏鷄黑狗血。好破張二癩子的妖法。可憐廖青萍張廣泰以及別墅裏的武士。猶如睡在夢中。怎知道劈空裏會飛來這般禍災。直待聽得一聲吶喊。別墅的四圍都吃冒冒軍圍了。大家方才吃了一驚。廖青萍彼時正和張廣泰在別墅裏論武。一聽門外口口聲聲。嚷叫捉拿反叛。嚇得連忙搶出來問時。正好和關大鵬撞個正着。不由分說。先叫部兵將他拿了。然後帶着士兵。一路向別墅裏

面打去。張廣泰和十幾個武士。猝不及防。見官共來得突兀。直不知是一回什麼事。急切間。又問不出理由。更兼那干冒冒軍。又是些蠻橫非常的惡熬。見了人。祇一味拿捉捆綁。稍微和他爭持了一些。便吃他們格殺。做了刀頭之鬼。張廣泰眼看着幾個同道。吃他剝死。心中很是動忿。恨不得號召衆人。和官兵廝殺。再一想。別忙。要真個憑着自己。和衆人的能耐。二三百個冒冒軍。當然不放在心上。但是事未大明。倘是動手殺了官兵。那便罪證確實。沒罪也變做有罪了。想到這裏。祇得權忍着一口氣。嚟哨一聲。領着那干武士上屋逃遁。關大鵬連忙喝拿時。你想張廣泰何等身手。早已如飛鳥一般走了。可是一大半武士。却吃官兵用長鈎搭獲了。關大鵬搜索一回。祇拿得廖青萍以及七八個武漢。和別墅裏的僕役。單單走了張二癡子。心中好不忿怒。可是也別無他法。惟有將別墅裏所有的武器等物。全數捆載。逕回府台衙門。所幸還沒有轉到青萍典當裏去。直待官兵退去之後。別墅左右的四隣。方才驚魂始定。雖然不曉得青萍究竟犯了何罪。但是大家都料定。必是爲着窩聚衆武士所致。於是七

張八嘴議論沸騰。有的說廖家別墅已立了好幾年了。平日間也不會聽得什麼風聲。怎麼今天忽然官兵捕捉起來。有的說別墅裏聚着這許多武漢。當然是件犯法的事。大概是上面公事緊了下來。所以官兵纔來動手。有的道大家閑話少說。廖爺在我們武進縣是個好人。如今他遭了這件橫事。料想他家裏還沒有曉得。我們須得趕快到他家裏送個信。好使他奶奶和玉哥兒趁早趨避。免得吃官兵一網打盡了。衆人聽說。都道這話倒是正經。於是便有個快腿叫李二夯的。說待我前去。一面說。邁開他的快腿。如飛跑到廖家典當裏來。原來廖家的典當。是在城內西街別墅却在城外。相距得太遠了。因此官兵搜拿別墅的事。真個廖家還沒有曉得。當時李二夯一口氣撞到廖家。便向青萍的妻子吳氏報告。說大奶奶不好了。你們別墅裏吃官兵抄了。廖爺和許多武士都吃冒冒軍拿了。這一聲報告。不打緊。好比青天打了一個霹靂。直把吳氏奶奶驚得魂亡魄散。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還是那老家人廖福來問李二夯。說到底是一件什麼事。你這話可當真麼。李二夯大聲說道。什麼事也好來說。

誑。老實說。我們都因廖爺平日爲人好。纔拚命前來報信。奶奶和小相公還該趁早趨避。我看這件事。一定大呢。不然那些冒冒軍絕不會口口聲聲說。是捉反叛。你想反叛二字還了得麼。起碼是一個殺頭之罪。重的還要株連九族。奶奶和小相公不及早逃走。怕不要吃他們一齊撈了去。說話時。早見西街上靠近的幾家隣居。也接二連三的來報告。并且都催吳氏和玉哥兒趨早爲計。更有幾個仗義的。情愿接王氏和玉哥兒到自己家裏去躲避。吳氏到了此時。知道事情是千真萬確了。忍不住放聲大哭。玉哥兒已是九歲。雖不一定曉得什麼。可是見母親忽然大哭。却知道哭是極可怕的事。也不禁牽住吳氏衣角。哭做一團。李二奔和衆人又頻頻催促。一忽兒。典當裏的伙友都得着消息。上下人等。誰不要命人家嚇得連忙收了店門。一個個束身走了。便是那位多年的老朝奉。至此也不得不隻身遠遁。這一來。一般驚惶概況。格外淒涼萬狀。李二奔和四鄰人等。見勢情愈形險惡。大家也不敢久留。惟恐官兵再來捉拿家屬。連旁人也累在是非窠裏。於是緊急勸了吳氏幾句。即便散去。此時廖家除却

吳氏母子。和老僕廖福之外。連秋華也不知去向了。三人哭了一會。還是廖福說道。大奶奶且別哭。大爺既遭了這般橫事。哭也無益。衆人的話是不錯的。奶奶須得先躲避。待老奴去到府衙裏打探消息。看大爺究竟爲着何事被捕。暗中來告訴奶奶。倘真個官兵到來。將奶奶和玉哥兒捉去。可不是一個打盡麼。吳氏聽了這話。禁不住又是心酸。一個搖頭。一面說出幾句話來。究竟吳氏說出什麼。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托掌珠老僕受主命 報消息廣泰訴曲衷

話說吳氏嗚嗚咽咽向廖福說道。你的話固是不錯。但是我仔細想來。大爺既然被官兵捉了去。無論有命沒命。我是一定不原逃走的。大爺如能托天之幸。釋放他回來。那是謝天謝地。神佛有靈。便是大爺有什麼兩長三短。甚至連我都捉去殺了。那也是我的命。該如此。說到這裏。那眼淚便如斷線珍珠。直拋下來。廖福發急道。奶奶這是什麼話呢。大爺如今的罪由未悉。怎能便斷得他生死。倘若真個有了不幸。奶奶又何必多貼上這一條性命呢。吳氏

管我。我自有的道理。不過一件事。却要有累你了。一面說。一手拉道。大爺一生。祇有這一點骨血。雖然是個女孩。但是平日却不曾將他當做女孩看待。難得你又是廖家一個忠義老僕。如今我將這一點骨血。要托負在你身上了。我的生死存亡。是要和大爺同生同滅的。玉兒他是個小孩子。我却不能不保留廖家一點骨血。好得他已經九歲了。不比得三週二歲。不懂人事。又兼自幼是男扮慣的。也可免少你許多麻煩。你便帶着他逃命去罷。廖福聽了這話。怎敢答應。說奶奶你別發癡了。目下的事。奶奶是一家之主。無論大爺的罪由輕重。你自己先要保存着。好做大爺的後盾。倘奶奶一味的執意。不但於自己無益。便是對於大爺也沒有什麼好處。吳氏却那裏肯。祇一味頻頻搖頭。一面却替玉兒收拾了一個小包袱。和幾百兩銀子。在這千忙百亂的當兒。猛地又向廖福說道。天下的事。真個有說不出的定權。如今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記得三年前。有位慈光師太。在這裏要化玉兒做徒弟。并且說我家一定要遭意外風波。玉兒該遭劫難。那時可惜我和大爺絕不相信他。如今想起來。

到不得不佩服他是活神仙了。廖福道：「可不是麼？便是老奴也是這般想。那老尼氣概不凡，很有仙風道骨，或者真是神仙也說不定呢。不過事已錯過了，懊悔也沒用。奶奶既然曉得是定數，目下最好一同趨吉避凶，纔是。吳氏並不同言，祇將小包袱遞在廖福手裏，說定數也罷，劫數也罷，我始終是不愿逃走的。於今將玉兒托付你，你便是廖家的大恩人。此後你將玉兒莫當做小主人看待了。便當他是你的兒女，高飛遠走，你祇揀太平地方去罷。或三年或五年，倘大爺邀着天幸，風平浪息，那時你再回來。否則玉兒一身的幸福，都惟你的良心是視了。說着，向廖福福了幾福，嚇得廖福連忙跪倒，哭着說道：「老奴受着大爺和奶奶的厚恩，刻骨難忘。在老奴的意思，奶奶如能逃避，老奴情願死活不離的服侍。各事似乎便利。如今奶奶執意要和大爺同存同滅，却將小姐托付在我一個老邁龍鐘的奴僕身上，叫老奴如何耽得這件大干係呢？」吳氏道：「你別多說了。總之我當玉兒那日吃老尼化去一樣，不過老尼是方外人，我心中委實不放心。你是我廖家的忠誠老僕，比較起來，使我心中快慰得多了。」說



着哭着。玉兒見母親和廖福如此九歲的孩子。別樣大事雖不明白。然而對於母親將自己托交廖福的事。是聽得懂的小孩子的心理。要論到出門去頑。自然高興。但是說到永遠離開親愛的母親。和一個老僕去逃難。却那裏情愿。祇一味扯着吳氏。鬧着哭着。不愿和廖福出去。吳氏看了。自然傷心。無如事已如此。祇有哄騙他。恫嚇他。叫他不要胡鬧。又說你和廖福先走。我等你爸爸回來。便趕上你們來了。這種骨肉分離的慘情。真是聞者酸鼻。見者淚下。吳氏那時一顆心。可真碎了。廖福也知道吳氏悲慟到絕頂。未便再推辭了。祇得也來騙着玉兒。徧巧在那個當舖兒的大門。又打得連天價响。似乎有人來了。吳氏連忙揮手。叫他們打從後門出去。忽地又想着說。我還有一件東西忘記給玉兒呢。一面說。如飛的趕到自己臥房裏。取出那日慈光師太所遺的珠袋。交給廖福道。這件東西。價值連城。你替玉兒收藏好了。等他長大成人。懂得人事。你再給他。如今外面有人叫喊。無論是誰。一定總是兇多吉少。你們趕快去罷。說着。連連揮手。廖福到了這個地位。自然顧全玉兒要緊。連忙接過珠袋藏

在貼身口袋裏。挾着玉兒。如飛打從後門走了。這裏吳氏已抱着決心。準備拼了一條性命。和廖青萍同生同死。當時關了後門之後。反身正待來開前門。猛見屋上跳下一個漢子來。吳氏任憑他來什麼官兵捕快。倒絕不放在心上。無端見屋上跳下人來。反不禁吃了一驚。急舉目看時。原來那人不是別個。正是張二癩子張廣泰。至此心中不禁疑惑起來。便問張爺方才沒有被官兵拿了去麼。張廣泰搖頭道。憑這幾個膿包官兵。怎拿得我住。吳氏哭喪着臉說道。張爺是有能爲的人。自然可以脫身羅網。可是我那苦命的丈夫呢。他平日間仗義疏財。廣交博納。自稱是個好漢。却不想今天便吃了這個廣交博納的虧。我雖然不曉得官家來拿他是什麼用意。但是估料着總是因爲他容留了江湖人的禍根罷了。張廣泰聽他嘮嘮叨叨說出這幾句怨憤話來。知道是婦人家的常情。隨即安慰他說道。大嫂。你別難過。廖爺交結江湖人。雖然有干禁例。但是這一回的事實。在另有原故。我已打探清楚了。特地來告訴大嫂。并且請你放心。廖爺平日待我姓張的。你大嫂當然曉得。是仁至義盡的。我張某爲人大

嫂雖不曉得我的心。但是我自信絕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廖爺遭了這樣不幸的事。我張某決不肯袖手旁觀。脫身事外的。吳氏聽他說了這兩句心中略微寬了。便說張爺原是個好漢子。我也常聽大爺說過。但是這一件出乎意外的。事。究竟爲了什麼起因呢。張廣泰道。不瞞大嫂說。方才我和廖爺及十幾位道友。正在別墅裏閑談。冒冒軍猛然前來。廖爺出去查問。第一個便吃官兵拿住了。當時我和一千道友。本想上前去教護。但是投鼠忌器。恐怕廖爺反吃他們。先傷了性命。并且那時還不知道冒冒軍因什麼來捉拿我們。所以祇得權且讓他們將廖爺以及六七個同道一齊捉了去。我却上屋走了。不過我走雖走了。一不是想自己逍遙法外。二不是怕懼冒冒軍聲勢。不過想逃出之後。好打探這一回事。以及好營救廖爺和諸位同道出險。所以我當時離開別墅之後。並不會走遠。在荒野裏改扮了一個村農模樣。反跟在冒冒軍身後。到府台衙門裏去打探。哈哈。大嫂你道這一回亂子是誰鬧的啊。原來完全是那何辛甫弄的鬼。吳氏聽到這裏。十分驚異道。何辛甫麼。他不是在這裏偷了首飾。吃大爺

趕出去的麼。爲何他胆敢做出這樣喪天害理的事來呢。張廣泰道。便是我也絕不相信這回事。然而我在府台衙門裏。確是聽見這廝一口攀誣。廖爺存心造反。并且還一口咬定我會使妖法。又說是我蠱惑。廖爺生出來的事。吳氏道。然則府台大人怎樣發落的呢。張廣泰道。府台大人確實是員清官。當時並不會難爲廖爺和衆人。便問了廖爺幾句話。廖爺自然極口分辨。并且還將何辛甫犯規被逐的事說了一遍。府台大人似乎已識破是何辛甫挾嫌誣攀了。便想叫廖爺取保出外。誰知那冒冒軍管事。竭力反對。他說廖爺的案情十分重大。絕不能聽他糊塗了帳。此事須待拿了張某。三曹對案之後。方才能定曲直。府台聽說。祇得將廖爺以及幾位同道連何幸甫一併先收押。等拿了我再說。吳氏聽他說完這一篇話。心中格外寬了。嘆口氣道。早知如此。我方才倒反虛亂了一陣。張廣泰問說。大嫂虛亂的什麼呢。吳氏便將打發玉兒逃命的事說了一篇。張廣泰搖頭道。這件事不能說是虛亂。正是大嫂幹得有見地呢。據我看來。廖爺日下雖沒有性命之憂。但是細算起來。却很是危險。府台雖有成全

之意。無如關大鵬却是個旗人。絕對不肯輕輕放過。如要拚命頂起真來。廖爺私蓄武士。收藏武器。也能算得造反的鐵證。所以說此時還不能斷定吉凶。便是我此時並不是不到府台面前去自首。也正想着要去自首了。倘能脫輕廖爺的罪名。我情愿一死。也毫不怨尤。不過仔細一想。姓關的既一味頂真。我去了不但廖爺不能脫身。并且還要使他罪名加重。因為我方才雖不曾和他們拒捕。他們總認定我是虛心脫逃。所以我想權且隱忍些時。靜觀他們變化。吳氏道。我既不去自首。他們一定是拿你不到。他們拿你不到。大爺這一場官司。可不是沒日子解決了麼。張廣泰搖頭道。大嫂你放心。我張某先前便說過了。大爺吃一天官司。我張某便一天不能卸脫官司。我已打探得兩江撫台不日便要到武進來。此事或者等他來了。我再去自首。那時纔能開釋得廖爺罪名。此刻到此。一來是報告大嫂。好使大嫂放心。二來表明我張廣泰並不是毫無義氣的人。說一句總話。如果廖爺吃他們誣害了。要殺要剮。我張某反牢劫獄。也要救他出險。還你大嫂一個活人。不過這幾天裏。我不能再到這裏來。了一

方面還要準備我的事去。至於廖爺一方面的消息。我是絲毫都能曉得的。請大嫂放心。就是說完了這席話。早見他身子一晃。仍然蹤從屋上出外。霎時影踪不見。吳氏聽他說得如此懇切。知道他一定不是無義之徒。他既說將青萍由他負責。自然不是虛話。因此心中格外寬了許多。這一天。因為風聲正緊。廖家的四鄰。當然不敢到廖家來。到了第二天上。四鄰人等。以及其餘幾班店鋪的伙友。都悄悄來見吳氏。見吳氏並沒吃官兵提了去。廖青萍的官司。也並沒什發動。不過滿城風雨。嚴揖張二癩頭罷了。看官。你道冒冒軍。既四下嚴緝張廣泰。如何廖家的店鋪住家。反不去抄查呢。這件事。却是虧得魏府臺的大力。後文當然要補叙出來。如今單說衆鄰舍。衆店伙。見吳氏依然在家居住。估料着廖青萍的罪名。或者並不過重。於是大家都替他放了若干心。但是要打探青萍一方面的消息。却始終打聽不出。這一件懸案。在下編到這裏。先將他暫擺一擺。回筆。且把廖福利玉兒的事。表叙一番。畢竟廖福利玉兒。怎生逃難。請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離鄉遠遁義僕投故舊 噩耗飛來鄉老傳悲音

話說老僕廖福受了主母的托付。帶着玉姐兒逃命。起初的心意。本想在附近人家暫避些時。便於探聽主人的消息。再一想說不可不可。主人既鬧着這般大亂子。足見不是一件小事。況且自己出門的當兒。前門外已有人在那裏打門了。主母既將小姐托我。是要我保護他的安全。脫離險地。我倘是依然逗留。在附近要吃官兵搜獲了。又怎麼對得住主母的一番托付呢。想到這裏。那逗留附近的念頭。便打消了。於是抱着玉兒溜出城外。鼓起老勁。一口氣便走了十餘里路程。在路上徧又撞着許多冒冒軍。嚷着捉拿張二癡子。這一種音耗。吹在廖福耳朵裏。格外吃驚不小。脚下自然更不敢停留了。一面走着。一面想着。暗說。無論主人的禍事大小。我既然受着托付的重任。當然要將玉兒保護個萬全。既要萬全。一定要離開這危險的武進區域。便是主人沒有出什麼兇險。我不過多跑了幾百里路。也算不得什麼事。想定主意。反不三心二意了。又想起無錫地方。自己有個鄉親在那裏。不妨逃避到他那裏作一個目的地罷。

於是打起精神。一路逕向無錫進發。誰知玉兒見廖福這般忽忽急急。起初還不知爲了什麼事。祇當做廖福抱他出城閑逛。及見四下走的都是荒野地。小孩子心中自然害怕。不禁大哭大鬧。要起媽媽來。這件事可使廖福難爲極了。看官九歲的孩子。要在現代。差不多什麼事都懂一些了。可是在前清時代。人民的智識。固然不及現時的開通。小孩子的心境。却也比不得現代小孩的明白。況且玉兒又是個女孩子。智識更不比男孩。在武進的時候。平日足不出戶。至多也不過和秋華在店當鋪裏面閑玩。從不曾離開吳氏一朝一夕。一旦被廖福抱着跋涉長途。自然要唬得痛哭。幸虧廖福還能體貼小孩的心理。用着恫嚇的手段騙他道。你別要吵鬧。你不是方才看見許多拿刀的冒冒軍麼。他們是專拿哭鬧孩子的。拿了去控眼珠。割鼻頭。唬殺人呢。你哭了。他們便要趕來了。玉兒聽了這一番說話。本來在家時。常聽得媽媽說冒冒軍的可怕。小心裏總以爲冒冒軍並不是人。或是一種吃人的魔鬼。當時見廖福提到冒冒軍。果然唬得住了哭聲。悄悄問道。那們媽媽和爸爸呢。廖福道。你爸爸帶了人去。



打冒冒軍了。你媽媽怕你害怕。所以叫我抱你躲在遠方。等你爸爸打殺了冒冒軍。自然要來帶你的。這一片哄騙的話。對於像玉兒這一般一知半解的女孩子。真可謂對症發藥。不但能夠哄騙他一時。并且可以哄騙他持久。果然玉兒從此便不哭了。任憑廖福抱他走。有時玉兒也到地上歇歇。到了天晚。廖福便投店住宿。總以冒冒軍三字做哄騙玉兒的靈符。武進到無錫。本來沒有幾百里路。脚程快的。兩天便可以走得到了。無如廖福是上了年歲的人。又兼要抱着一個八九歲小孩子走。實在累墜極了。雖想乘雇舟車代步。惟恐玉兒在那個當兒哭鬧起來。吃旁人聽了生疑。便是一路抱着玉兒走路。尙且還有許多人挑眼哩。舊小說有兩句俗話。叫做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廖福一路帶着玉兒。曉行夜宿。足足走了十多天工夫。那日方才到了無錫。原來廖福的那個鄉親。叫做鄭老海。夫妻二人都已六十歲的人了。平日間安分守己。靠着種幾畝田地過活。住家離無錫城。還有十七八里。那地名叫做草頭村。廖福在廖家的時候。三年兩年總得到無錫鄧家走一遭。鄭老海却因為廖福是有錢有勢人。

家的老僕鄉下人最恭維財主所以反年年要到廖家一次并且每次還帶些土產送給青萍表示敬意。青萍也常說鄭老海爲人老誠可靠所以老海到廖家一次青萍總留他住過一天兩天。臨走還買些常州土禮送還他。這一天老海夫婦正在茅屋裏閒談猛見廖福抱着玉兒進來。老夫妻倒吃了一驚。老太婆雖不認得玉兒。老海是曉得的。當下一面忙着張羅茶水。一面來問廖福說老爹怎麼忽然到這裏來。如何還把小少爺帶到這裏來呢。廖福當然不便瞞他夫婦。便將青萍所遭的實事向他老夫婦說了。又道我如今受了主母之托。因爲要保護小主人的安全。纔到你這裏來暫避。你我是親戚。我纔老實告訴你。你夫妻千萬可別再向旁人說實話。要知道這件事漏出風聲可了不得呢。鄭老海夫婦聽說到青萍被官兵捉去。唬得把舌頭拖了一拖道。不得了。真是一件殺頭的事。不想廖財主這樣一個好人。竟遭了這般橫事。不過老爹和小少爺到了我這裏。又打算怎麼樣呢。廖福道。我到這裏的意思。方才已說過了。因爲主人的案情重大。武進地方十分危險。所以權且到這裏住十天半月等

那裏風聲平定。我便要偷了轉去。打探一番消息。偷主人沒有什麼禍事。我便帶了小主人回去。要真個鬧出了岔兒。我知道你是怕事的人。這裏也不是久居之處。當然要另打主意。遠走高飛到別處去的。不過無論我在這裏幾天。絕不要你花費。我自要貼你的伙食。鄭老海道。哎。伙食不伙食。算不得什麼事。不過廖財主如真個鬧出大亂子。像我們這裏。真個也瞞不住人家耳目呢。廖福聽他說話。知道是鄉下人胆小怕事。隨說你放心。我停三五天。便要回去打聽。要真有不妥。自然立刻他去。鄭老海點頭應了個是呀。連忙和老婆去收拾了一間空房。搭了一張草鋪。廖福拿出十幾兩銀子。叫老海到城裏買了些應用的另物。便在鄭家住下來了。起初兩天。玉兒常鬧着要媽媽爸爸。廖福總拿冒冒軍來唬他。并且和他說不要吵鬧。我在這幾天裏。要偷了回去。看你爸爸把冒冒軍打走沒有。如打走了。我便將你帶了回去。玉兒似懂非懂的答應了。一連幾天。草頭村上的農人。也常到老海家裏來。見了廖福主僕。總當是老海的親戚。並不注意。甚至還有幾個農人家的小孩子。到鄭家園基來鬧頑玉。

兒也和他們一起頑笑。廖福本想住三兩天，便回武進去打探消息。無如爲着玉兒，既來便帶他一同走，單獨將他放在鄭家。莫說自己不放心，便是玉兒也絕不能離開他半步。爲了這件事，一連隔了四五天，還沒有個兩全辦法。誰知便在那第六天，上廖福和老海夫婦正在草堂裏商議此事，猛見籬笆牆外走進一個老頭子，年紀已近七旬了，青布襖褲，倒還穿得整潔，手裏抓着一根三尺長短的旱煙筒，一步一步的走將進來。老海夫婦連忙立起身來迎接，說陸老爹到有好多時，不到我家來了。到那裏去呀？一面說，便讓着他坐。廖福當然也起身招呼，纔知陸老爹是老海的近鄰，叫做陸長壽。陸長壽也問了問廖福。廖福祇回說和老海是鄉親。陸長壽聽了，聽廖福口氣說，廖老爹是常州人哩。廖福吃了一驚，便說原底是無錫人，不過在常州住了多年了，所以纔有常州口音。陸長壽一面搖着頭，一屁股便坐在一條半檯上，裝上一筒旱烟，吸了兩口。老海的老婆，早端過一碗茶來，笑着說道：這碗茶已涼了，老爹先喝一口。待我再去燒水。陸長壽連忙攬住道：不消不消，你可別拿我當客。我如今轉來了，那

麼。天天要到這裏來。咧。鄭老海接口道。是呀。我正要問老爸這些時到什麼地方去呢。陸長壽搖了搖頭。又吸那筒旱煙。其實那旱煙早已熄了。陸長壽嘆了口氣道。你問我到那裏去麼。提起來真是一件慘事呢。一面說。重又劃了火柴。將旱煙點了。接續說道。我這一趟。因為我那第二個兒子在常州死了。特地到常州去走了一遭。鄭老海道。哎。哨。原來陸二哥遭了大故麼。是什麼病症死的。啊。陸長壽又嘆了口氣道。提起這件事來。他並不是因為病故。却是遭殺在亂兵手裏。廖福聽他說到武進的事。已是分外留神。及至聽到亂兵二字。格外唬得慌了。搶着問道。什麼。常州有什麼兵變麼。陸長壽哭喪着臉道。什麼兵變。不兵變。你們幾位住在這裏。不曉得外面的事。這件亂子。連本城都已經搖動了。鄭老海夫婦。唬得慌了道。什麼亂子。老爸請你快些說罷。陸長壽道。我在本月初頭。得了常州來信。說小二子遭了兇亡。我當時唬了一跳。老海。你是曉得的。我一共兩個兒子。大的早已死了。祇剩了小二子一個。偏他又不肯在家務農。要在常州開什麼雜貨店。我得了這個消息。還能不趕了去麼。及至到了常州。

便一脚趕到他開的那座雜貨店裏去。但是那時人已收殮了。我那二媳婦向我痛哭。并且說小二子死得很慘。棺材裏祇是一個沒頭屍首。我當時便問他們。小二子死在何人手裏。如何連人頭也不見了呢。我那二媳婦一五一十的告訴我。小二子是死在冒冒軍的亂刀口裏。當時吃冒冒軍亂刀殺死的。並不止他一個。甚至還有連尸首都找不到的。陸長壽說到這裏。鄭老海鄭老婆都不住打戰道。難不成冒冒軍也變了長毛。又要造反麼。陸長壽道。那裏是冒冒軍造反。却是常州城裏一個大財主造反。廖福聽了這句話。十料八九知道必是爲了主人的事。那顆心不住嘖嘖地亂跳。忙問陸老爹。你可曾曉得那財主是誰。爲什麼要造反呀。陸長壽道。我兒子死在這回事上。我如何肯不打聽仔細。你們都別問。等我一件一件的告訴你。據我那小二子店裏伙計說。常州城裏有個大財主。叫做廖青萍。這廖青萍平常做人。實在是個好人。不過有一件事。他做得太錯了。他家中養着許多流氓。會得舞刀弄槍。在二十天之前。吃他自己店裏一個小伙計姓何的。告發了。說他店主存意要造反。并且還指定

那流氓隊裏有個頭腦叫張二癩子。是他起的意。於是冒冒軍便將廖家圍了。捉住廖青萍本人。和六七個流氓。倒是那張二癩子。反沒有拿獲。當時這件事。本可以告一段落。祇要審問廖青萍是不是真正造反。也就算了。況且那常州府台也是個好官。一再攔住冒冒軍。在廖青萍案情未白之前。不准到廖家去抄查。誰知冒冒軍的管帶極端反對。雖不敢一定違府台大人的命令。他却另外出了公文。直接到南京臬台衙門。不但說廖青萍私藏武器窩聚黨徒。造反有確實憑據。甚至還說府台大人庇護反叛。有通同作弊的行爲。陸長壽說到這裏。旱烟已抽完了。少不得壳出餘燼。再裝新烟。鄭老海趁這個當兒。却插嘴說道。哇。悄悄。那冒冒軍管帶的胆。真正不小了。竟敢連府台也告下來。麼。陸長壽抽了抽烟。又點一點頭道。你怎知道他的胆大呢。告訴你罷。冒冒軍是湘軍啊。這一千殺。坏。到了我們江南。江南的官府。誰還在他眼底下面呢。況且那冒冒軍管帶是旗下人。南京臬台也是旗下人。旗下人和旗下人說話。放個臭屁。都是屁眼通連的。還怕什麼。府台大人麼。廖福也插口問道。南京臬台對於這牛

事又是怎麼辦呢。陸長壽道：話多啦。等我慢慢細說。畢竟其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池魚殃居民遭橫變 風水地老僕覓佳窩

話說陸長壽抽了幾口旱烟。又說道：南京的臬台叫做鄂爾滾。是個最凶最惡的胡狗。大概你們也曉得罷。鄭老海搖頭道：不曉得。我們祇曉得臬台是了不得的大官。姓什名誰。我們又不曾到他衙門裏吃官司。怎麼曉得呢。陸長壽道：其實連我先前也不曉得。還是聽我那小二子店裏伙計告訴我的。說這個人脾氣壞得很哪。他接了冒冒軍管帶的公文。十分動怒。立時教把所捉的反叛就地斬首。并且還把府台大人記了一個大大的處分。府台雖有心成全姓廖的幾個人。無如上司命令難違。旗下人的威勢難敵。只得遵照來文辦理了。廖福聽到這裏。唬得跳起來問道：那麼這幾個都殺死了麼。陸長壽悠然長嘆道：你作什麼急啊。他們殺不殺與你何干呢。老實說。果真能殺死了這幾個地方。上也不致於大變了。我兒子和許多閑人。也不致於受冒冒軍殺死了。可恨正是沒有殺到這幾個。纔鬧出亂子來咧。鄭老海道：這又奇了。怎麼犯罪沒殺着。



反殺了閑人呢。陸長壽道。便是那個殺頭的張二癡子。他一向不知躲在那裏得着消息。在這幾個出斬的頭一天晚上。竟帶領幾十個流氓扮做平氏。混到府台衙門。連夜反監劫獄。將姓廖的和幾個同時被捉的一齊劫出獄來。你想那時冒冒軍管帶。既然注意要這幾個人的性命。怎有不防備呢。張二癡子一方面劫監。冒冒軍一方面早已把府台衙門圍了。滿擬乘機將張二癡子和一千羽黨一網打盡。誰知張二癡子一千人。比到老虎還兇。比到魔鬼還惡。一見冒冒軍前來拿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領着那幾十個兇神惡鬼。和冒冒軍大殺一場。同時還有許多流氓。竟到四下放起火來。這一件天大亂子。霎時間得哭聲震野。百姓鼎沸。據我小二子店裏的伙計說。當時城裏殺死的人頭。像西瓜一般滿地的亂滾。濺出來的鮮血。像臨時開了一條大河。鄭老海和老婆子聽到這裏。唬得把頸頸縮短了。舌頭拖長了。說道。這還了得。我到不懂。他們劫監。也不過在夜裏。百姓應該早已睡了。如何又死得到陸二哥呢。陸長壽道。夜裏自然是夜裏。你想他們兩下開仗。百姓不惊慌嗎。況且他們臨時放起火。

來。百姓能夠不逃命麼。我小二字的雜貨舖。又開在城門角裏。城門口的冒軍。又把守得洩水不通。只要有人跑出來。他們就拿刀排頭的砍去。咳說什麼呢。這總是劫數啊。陸長壽說到這裏。眼睛裏已墮下兩行老淚來。廖福雖然心中也想哭。可是却不敢哭。隨說老爹也不必傷心。天災人禍。是前生注定的。但是那以後事情。又怎麼了結的呢。陸長壽道以後麼。冒冒軍一共二三百人。被那干流氓殺死了十分七八。那干流氓不但沒有損失半根毫毛。還一個個從容不迫溜出城外走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在常州城頭鼓樓上。看見高高掛着三個人頭。據認識的說。那三個人頭。一個最大的。便是冒冒軍管帶姓關。其餘兩個。一個便是出首告姓廖的小伙計。叫何辛甫麼。一個便是姓何的族房哥子。也在冒冒軍隊裏吃糧的。大概這三個總是那干流氓的對頭。所以才特地把他們入頭掛出來示衆。又據當地百姓說。冒冒軍本來是些殺坏。殺光了也算好事。不過那位府台大人。倒死得可惜呢。廖福道。難道府台大人也被流氓殺死了麼。陸長壽道。不是。府台大人因爲劫犯人是在自己衙門裏。况

且事前已受過臬台的說話鬧了亂子之後。他老人家。情知干係重大。罪無可避。所以當夜便墜金死了。廖福點頭道。可憐可憐。陸長壽道。什麼可憐。他們做官的。不過死了一條性命。也怪他平日間。不曾防患。姓廖的啊。像小百姓無辜殺死了許多。又是受的那一件損失呢。說罷。悠然嘆了一口氣。便立起身來。恨地說道。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却不道我自髮人。還送他們黑髮人呢。一面說。一面拿着旱烟筒。抖抖巍巍的走了。陸長壽說話的當兒。鄭老海夫婦。固然唬得心中。唵唵的亂跳。但是鑒於廖福是自己的親戚。不敢當時張揚出來。如今見陸長壽走了。連忙撲通關了兩扇板門。向廖福說道。老爹。你方才已聽得清楚了。這一件大亂子。不用說。便是你們家主。鬧出來的。據他說。本城也已經有了風聲。並不是我們一定胆小。委實窩藏反叛的罪名。動不動便要滅族的。老爹如是一個人。在這裏。自然用不着我們害怕。徧是又帶着小少爺在身邊。我們又不曉得骨裏細情。倒實在不敢留老爹在這裏了。廖福起初聽了陸長壽一番說話。本來心中萬分難過。雖知道。主人絕不似油蒙了心。要造反的人。無

如陸長壽說的。當然不是假話。況且日前已向鄭老海夫婦說明。在鄭家也不過權且之計。如今事已明白。莫說他們胆小。不肯相留。便是在自己方面。當然也未便久留在此。於是向他夫婦說道。你們放心。我起初原說打探明白主人方面的事。再作主張的。現在陸老爹是身歷其境。打從常州來的。當然用不着我再打探了。并且你們便不害怕留我在這裏。我也不能無端來累害你。我准備趁着今天還早。便要離你們此地了。鄭老海聽他說馬上要走。十分大喜。道。委實不是我的胆小。也不是不念親情。實在是爲着兩方的安全啦。一面說。一面便叫老婆子燒起飯來。彼時玉兒正自睡覺中。絕不知自己家裏已經遭了莫大變故。等他一覺醒來。老婆子的飯已燒好了。主僕二人吃過飯。廖福便辭別鄭老海夫婦。挈了玉兒出門走路。玉兒在這幾天裏。因爲在外面並不感覺什麼痛苦。一顆小心裏。已不像當時初出門的時候了。并且也不常鬧着要媽媽爸爸了。祇在暗地裏問廖福說。你究竟幾時才帶我回家去呢。廖福見他出來半個多月。竟自聰明了許多。心中好生歡喜。然而一時還不敢向他說實。

話。仍然用話來哄騙他。二人離了鄭家之後。專揀小路走。玉兒此時。因為在鄭家幾天。和園子上的孩子頑耍。也能吃苦走一程短路。廖福在暗地裏叫聲阿彌陀佛。但愿小主人能一天懂事一天。我又要省許多麻煩啦。那時是春盡夏初的當兒。三四月天氣。不冷不熱。廖福一面走着。一面想着。暗說武進既鬧了這件亂子。我們當然回去不得。不過要論起實際來。我們也用不着這般害怕。人家既不認識我主僕。又怎麼曉得小主人是家爺的小姐呢。所可慮的。因為玉兒不是不會說話的孩子。恐怕人家見了我們形跡可疑。盤詰起來。小孩子嘴裏漏真言。無端反生出禍災來。廖福想到這裏。便覺得多走實在不是事。反不如隱隱密密住在鄉僻地方。既不受人家猜疑。也可減省許多危險。主意定了。便立心不再多走了。除了當天走了二十幾里路。第二天上一路便尋訪鄉僻所在。果然找到了一座村鎮。那村上柳暗桃明。風景幽靜。閤村一共不過三五十戶人家。都是茅舍土屋。幽關着門戶。過日子的。廖福暗說這地方離城市既遠。又是這般幽靜。再好也沒有了一面想。脚下便走得慢了。打量誰家有

空屋出租。自己便好去顧問。無如鄉村地方。不比得通都大邑。有了空屋。便要貼出召租貼子。鄉村的地方。便是有空屋出租。也絕對沒有這般樵識。廖福抱着玉兒。走了一程。始終找不着有什麼空屋出租。并且又不好昧然去問人家說。也湊巧。便在那個當兒。猛見迎面來了一個老者。鬚眉班白。已是七旬上下的人了。右手攜了一個五六歲的小廝。左手却握着一束桃花。緩緩地走來。玉兒見了那鮮明可愛的桃花。他也不懂得物各有主。便指着給廖福看。也要拿些過來。頑頑。廖福道。這是人家的啊。人家的東西。怎能送給你呢。你要時待我到路旁樹上。攀一枝給你。誰知他這般說話。那老者却早已聽見了。抬頭看了看玉兒。祇覺得粉裝玉琢。玲瓏得可愛。連忙在手裏拿了一枝。遞給過來。說別攀折了。你歡喜這個。我便送你一枝。頑頑。玉兒見老頭兒伸手送過桃花來。倒反不敢接了。祇骨碌着一對小眼睛。谷碌碌瞧着。廖福見老者肯將花送給玉兒。十分感激。又見那老兒滿面慈顏。知道和謁可親。連忙將玉兒放下地來。一手接了他那枝桃花。一面又向他稱謝。看官。廖福那時也有六旬上下的人了。

老年人遇了老年人。自然要攀談攀談。況且廖福身上揹着個包袱。手裏又抱着個孩子。情景蹊異。那老者更要問問他的來歷。廖福趁着老者來問他。不覺靈機大動。暗想我要在這裏找尋空房屋居住。非得有本地熟人介紹不可。這老兒既來問我。真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畢竟廖福說些什麼話來。下同分解。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dense, overlapping arrangement on aged paper.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dark ink,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in red ink. The text is highly styliz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due to the overlapping nature of the writing. Some legible characters include:

新  
年  
好  
運  
來  
財  
源  
廣  
進  
利  
如  
山  
積  
金  
滿  
堂  
福  
祿  
壽  
喜  
齊  
全  
萬  
事  
如  
心  
百  
事  
順  
心  
吉  
祥  
如  
意  
財  
源  
廣  
進  
利  
如  
山  
積  
金  
滿  
堂  
福  
祿  
壽  
喜  
齊  
全  
萬  
事  
如  
心  
百  
事  
順  
心  
吉  
祥  
如  
意